

高 一 涵 譯

經 濟 思 潮 史

北 京 大 學 新 知 書 社 出 版

葛拉普講演 地球與生物之進化

楊鍾健 記
趙國賓 記
王烈 校

此書共分十三講，對於地質學生物學，有偉大之貢獻。曾由新知編譯社依版權稅辦法，交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泰東倉卒中，即將已寄到之六講印行，並未聲明未完，致外間多所疑異。現新知編譯社已併歸本社，該項版權，即由本社收回。現決定分為上下二冊：上册七講，下册六講。用潔白道林紙精印，並插入重要圖畫四十餘幅。上册業已付印，准於七月中旬出版。

北京大學
真社
化學講演錄

合裝本 每冊實售二角五分
分裝本 第一冊每本實售八分
第二冊每本實售二角

此書為北京大學真社敦請北京各專門以上學校化學教授，在該社特別講演。計共講演十次。其講題為「1 食物中之要素 維他命」；「陳世璋講」；「2 化學家之機運」；「任鴻雋講」；「3 火」；「王星拱講」；「4 膠體化學與人生日用之關係」；「俞同奎講」；「5 原質之變遷」；「丁緒賢講」；「6 煤毒之於顏染料」；「戴濟講」；「7 表面張力之化學的解釋」；「張乃燕講」；「8 煤」；「沈溯明講」；「9 煤氣製造」；「郭世綰講」；「10 新頭痛聖藥」；「張貽佃講」。凡化學上最新學說及重要問題，均經切實討論。且於近代科學，及人生必需之新知識，貢獻不少。凡有志溝通「文理」者，不可不讀。

譯者弁言

這本小冊子，本是我從前初到日本的時候，翻譯日本經濟學者小林丑三郎的經濟學評論中的第一編。小林是個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者，所以他這本書中，全是以個人主義家的眼光來批評一切的學說。大戰發生後，他的議論，漸漸發見許多缺點，所以我雖然譯過全書四分之一，仍然把他擱置起來了。

我那時就以爲他這部大書中，祇有第一編還有存在的價值，因爲他是敘述歐洲經濟思想史的。今年在我的朋友林素園先生處，看見小林丑三郎有一部經濟思潮史，翻開一看，果然。是他把經濟學評論第一編抽出來，又加上幾篇新作印成的。當時便引起我的翻譯心，借回來一看，纔知道他修改的地方很少。我因此，便想把我的舊譯稿修改修改，把他幾篇新作加入。可惜看了他的新作又使我大不滿意起來了。因爲他那副個人主義的舊腦筋，很不容易改變。所以他那段『俄國過激派的共產制』文中，很有些古怪的議論！因此，又把翻譯出版的意思打

消了。

有一天，成舍我君來找我替新知書社編本書，我就以我前面這些意思告訴他，他以為既然第一編還有存在的價值，就不妨將他整理起來，使中國人也可以藉此知道歐洲經濟思潮的變遷。我聽了也很情願，但因為舊譯稿是我初學日本文的時候翻譯的，當然有許多錯誤的地方要改正，因請他拿回去命人重抄一遍再加修改。舍我君拿回去之後，不久就忽忽往上海去了，書社中人圖省事，便不用手抄，先交工人排印起來了！等到我知道的時候，已經排印過三分之二了。如果教他拆板，這筆損失賠償費我又擔不起；要想讓他出版，實在自己身上又出一陣一陣的冷汗！舍我君從上海回來又催我速出版，左思右想，祇有厚着臉皮讓他去罷！

因為板已排好，主觀方面一來因為抽不出工夫，二來又不大願意把他那種個人主義家的社會主義論加入；客觀方面印稿上又不容得我改正或加入許多字，所以祇得照舊稿排印——這都是將錯就錯的辦法！

小林的新加入的在十八章以前僅有『民主社會主義及運動』『漸進社會主義』和『

過激的社會主義』三章。在十八章後新添『歐洲大戰之勃興，』『俄德和別的革命，』『世界經濟的激變，』『國際和平聯盟論及聯盟規約，』『改造經濟之思想及運動』幾章；以後當補譯出來加入。

高一涵十年十月十日。

經 濟 思 潮 史

譯者弁言

經濟思潮史

一

緒言第一

經濟學之變遷繁矣，就歷代最要重之學說，試爲之挈綱維，溯流變，原始要終，以詳其說之所由起，勢必旁攷當時經濟之情狀，遠徵其沿革，以與斯學之原理政策相併論焉。此不佞斯篇之所由作也。

攷列國經濟之情狀，各樹標準以之分劃時期者，先有李師其人。彼以生產方法之變遷爲標準，分各國經濟發達史爲五期：第一漁獵經濟時代，第二畜牧經濟時代，第三農業經濟時代，第四農工經濟時代，第五農工商經濟時代。次有霍代蒲蘭以交易用具之變化爲標準，分各國經濟發達史爲三期：第一自然經濟時代，第二貨幣經濟時代，第三信用經濟時代。次有畢幼霞以經濟範圍之變化爲標準，分爲第一室家經濟時代，第二都城經濟時代，第三國民經濟時代，之三

期。最後有謝茂如以政治部勒之變化爲標準，分爲第一村落經濟時代，第二都城經濟時代，第三封建經濟時代，第四國家經濟時代之四期。彼皆欲持一法以馭萬殊，臆立標題，卽按之一國經濟史之全狀掛漏猶多，矧欲綜賅重要諸國之普通狀況哉！立簡單之標準，叙寫經濟史之情狀，既有所不能；然欲混合諸法以會其通，則持一國之狀況，以與諸國比，紛然錯雜，分割綦難；吾人於此，計惟有剖體分肌，一一配合，以爲適當之叙述而已。顧欲叙列國經濟情狀變化之公同，其最關重要者爲世界大事。何則：大事發生，必各有其前因後果之可言。故一大事起，其時前後之經濟情狀及學說，必顯有一番變化以隨之，歷觀諸代，蓋無或爽者矣。

可稱世界大事者雖不多觀，然如其事一興，影響所及，使範圍廣大之經濟情形顯然變化其狀態。如羅馬之興廢，十字軍之役，法國大革命，德法戰爭，日俄戰爭等事，卽不佞所謂大事焉。按此五大大事件，以叙列國經濟之演進，雖非適當之舉，然據此事由，摛出變化之中心，參較其前後之經濟情狀，以前述各種經濟程式，驗其發達之蹟，亦庶幾提綱挈領之談歟。不佞繼此所將叙述者，固欲據此分類詳爲討論。顧斯篇之主旨，不在徵攷各國經濟情狀之沿

革而在敘說經濟思潮之原因，故於經濟學諸論說三致意焉。於一學說之興也，重在窮原究委，故凡所記載，僅及於當時各大事及各經濟情狀之梗概而止焉。

太古第二

鴻荒之世，經濟情狀程式若何，典籍無稽，今不可得而述已，述自埃及以下。

閱埃及希伯來阿斯尼亞巴比倫斐尼基波斯等之古史，見其時天文學，數學，醫術，攻金術，建築術，彫刻術，及農商業等，已頗振興。使船馴馬，整軍備，營商業，鑄用金銀貨，專售染料；且建國施政，大啟文明。然其時行宗門種族之制度，逐地遷徙，等於游牧，藉移住殖民以開都市，而集其羣。常互以戰掠唱霸；悉索貢賦，供不生財者肆其淫威。經濟道德，混同爲一。其經濟程式及生財方法單簡粗劣，夫固絕無可疑者矣。

次入希臘時代，則建設國家，創立耆老公民兩議院，以實施共和政治。設陸軍，編戰艦，商業及航海之術，亦頗發達。擴地殖民，鑄造金銀貨。惟其時經濟程式，僅爲少數自由市民所部勒之都城經濟，雅典之市民僅二萬人，斯巴達始爲八千人，後則不過七百人，各市人口中四分之三皆爲

太古第二

奴隸。賤視工商事業，一以委諸奴隸之手。雖以蘇格臘底塞羅風柏勒圖亞里斯多德等博學鴻識之徒，究其所說，大都以玄學為主，至經濟學則直至亞里斯多德始立名詞。然財幣及價值諸性質之說明，却於倫理及政治學內，稍克觀其端緒焉。其時除農業而外，凡有形產業，均為人民所賤視，謂貸財取息為不正漁利之行。且偏袒奴隸制度，而馳辭強辯。可知其當時經濟思想尙屬萌芽，至如經濟立法除稍稍崇儉節奢外，殆無足言者矣。

羅馬代希臘而興，其始僅為意大利台北河畔臘千連之一村國。憑藉武力，兼併鄰近諸村國，進與希臘屬地加塞支 Carthage 決戰，征服馬其頓叙尼亞埃及等國，以建設曠古無匹之一大帝國。所掠奪之金銀財寶，悉聚於首都羅馬，卽以之為商業中心。其地殷富，蓋世寡儔。以意大利為帝國之本部，罷免其租稅；此外所征服之地，悉隸為藩屬，治以總督，而徵其貢獻。藉此貢獻大興土木於本部，經營宮闕，以飾首都之壯觀。

顧窺其帝國之內情，決非金甌無缺之國，不過籠絡數千都城以聯合其形貌而已。故羅馬帝國直可謂之海市蜃樓耳。內情如此，而尙能彌補其缺者，蓋全藉戰勝餘威所掠得之貨財以維持

之也。羅馬之權力，唯所欲爲，無所於限。屬土之人民皆奴隸也。富者擁廣大之園囿，豪居都市，以獨誇首都之殷富；至藩屬町畦，悉歸荒廢。財力集中於國都，各處貧民，日加無已；至四世紀以後，藩屬之財力既竭，各都城之經濟亦互相分離，無限能力之帝國，遂瀕於崩潰之局。故一遭北狄之入寇，遂使龐然大國，倏焉瓦解。時紀元前三百七十五年也。都城決裂，一蹶不可復起，不獨羅馬因之滅亡，即久疲於誅求之諸藩，亦同時潰決。自是經千年之久，歐洲遂爲晦盲否塞之秋，幾經寒暑，乃見中古之曙光焉。

羅馬之徒尙武斷，及政治之生活既如此，故其經濟思想較希臘爲尤劣。人民唯知消費而不知生財。奴隸之制度公行，家爭蓄養，公然開市而以人爲貨焉。產業悉委諸奴隸之手，因以賤奴隸者賤產業。貧富懸絕過甚，無中流社會以維繫之，故富者窮奢極慾，貧者至不饜藜藿，各馳至兩極焉。當此之時，其思想家如愷陀、謝雪盧、孫里加等出，大抵皆唱禁欲主義之節儉論，僅立禁奢法及限制利息法等而已。然亦無效可觀，而奢侈之風，遂浸浸橫靡一世矣。

中古第三

中古第三

以誇耀無限權威之羅馬帝國，一朝瓦解，餘孽遠遁，至於東土耳其之君士坦丁堡，餼羊告朔，僅存名義而已。降至中古，北方蠻族（日耳曼族之一種）建立法蘭克王國，於紀元八百年加爾滿帝之時，統一日耳曼諸邦。西由西班牙之愛爾報東經愛爾白達今之匈牙利南包意大利之泰半。其領土之廣，幾與羅馬帝國相匹，為加羅平的王朝之始祖焉。加帝薨後，領地為諸子所分割，至八百四十三年之頃，法德意各王國因之而興。推其中德國為先，於八百六十二年遂襲日耳曼帝國之皇位。然其時意大利之半部，屬於羅馬法王麾下，法王之權日益隆盛，而歐洲世界相鼎立者，遂為西羅馬日耳曼帝國羅馬法王領域及東羅馬帝國之三朝焉。各國漸趨於封建制度。迨加羅平的之王統中絕，代之而起者為塞克遜王朝。（紀元九百十一年）更於千二十四年有法蘭克利安之王統起，繼日耳曼國之帝位，聲威墜地，舉其實權拱手奉諸地方貴胄之手，封建制度遂於以釀成焉。

加羅平的王朝以前之歐洲為室家經濟時代，經濟程式各自孤立，無通功易事之習，無懋遷有無之風，因亦無錢幣之用。蓋所謂實物經濟也。薄有田土之家，各依其子弟之力，以自勤其手足，

自耕卽以自食，自織卽以自衣，而厚擁田疇者，則使臣僕代耕，以其所奉納者，用自裕其家計。此實孤立之小已經濟也。至加羅平的王朝以後，厚有田疇者日益衆，遂聯合而成地主團。用封建之規條，以羈束農民。而農民以隸於地主團下之故，漸次集約。都城之手工技藝，亦逐漸增繁，職業聯合會因之而起。用公私參合之規則，以羈縻勞力者，而主從之關係益親，小工業因益發展。於室家日用而外，所有贏餘諸品，用以易其所無。於是貿易之習生焉。而寺院及封建領主之屬邑，往往開設農產物及手工品之貿易場，因交易之盛，於是遂開通用錢幣之風焉。顧封建之世，武人功烈，煊赫一時。至文學實權，反爲僧侶所壟斷，學問之事，往往雜宗教迷信於其中。卽經濟問題，亦爲神學勢力所左右。嚴禁利息之法，幾有風行中古全期之勢。受此等思潮之影響，小已實業益蒙賤侮，工商及供備等職，視爲卑鄙邪僻之爲。情勢如斯，故純正經濟學說，遂無油然而蔚發之望云。

十字軍役之起，適遭此會。其時屬於波斯之耶露撒冷爲邪教聖陵之所在。歐洲教徒東來瞻拜聖墓者，往往爲異教人所虐待。當是時宗門勢力，風靡全歐羅馬法王，恃其威令，驅使封建治下

近世第四

八

愚昧之武夫，使奔命於驅除異教。自千九十六年之役起，迄於千二百七十年之役，歐洲各國之王侯武夫，頻年轉戰於山川險阻之遠東。爲時凡百七十年，爲戰凡七次。武士之死於鋒鏑，亡於瘴癘者，先後稱二百萬人。消耗資財，殆難以數計。然繼此武士戰亡，鎗械發明，遂破封建制度之局，而中央集權之君主政體成焉。國家思想，蔚然發生；工商之力，日增富厚。自由都城，勃然盛興；航海之術，於焉大啟，海外貨幣，輸入益多。依東西文明匯合之餘波，振起生財技藝諸學術，並促其思想革新之機。此皆十字軍役之效果，而幾爲全史家所公認者也。

十字軍役之後，西歐世界，文物聲明，浸浸大啟。東歐君堡之東羅馬帝國，以不能抗奧士門土耳其人之侵入，遂於千四百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滅亡，於是中古晦塞之運終，而近世史光明之影見焉。

近世第四

封建制度既廢，法西德諸國君權，其勢漸興。代諸侯鷹犬之武士而起者，爲擁護君側之常備軍制。國家思潮，軒然突發。迨千五百二十一年後，宗教改革之風雲，與茲會合。而駕馭此等思潮之

各國君主各爭雄長於中原，國際糾葛，蔓延不絕。抗衡既久，因而對外競爭之思想，亦油然而勃興矣。

斯時航海之技大啟，遂漸開貨幣經濟時代之局。千五百二十二年，力獎航業之西班牙人征服所尋獲之墨西哥白爾比巴秘露等地。鳩工營卬，齎鉅額銀片輸入歐洲。中美南美之金銀寶藏，漸次發掘，出現於歐洲市場，遂使輸入之西班牙藏珍懷寶，富冠一時。而國勢隆替端在貨幣之思想，遂於以肇端焉。

加以國權之擴張，軍備之制定，宗教改革之紛擾，列強爭雄之猖獗，波譎雲湧，迸發於一時。租稅煩苛，國債濫集，因而貨幣之需要益多。於是歐人思潮，一變而注射於富強之策。貨幣加增，非其所惜，而貴金主義，及重商政策，遂乘此潮流而興矣。

貴金主義及重商政策第五

貨幣爲唯一富源，實曩者風靡全歐之思想。降及十四世紀初葉，英法二國，凡齎金出國者處峻罰。英國至十五世紀更進而以國產代充輸入品之價；至出國品之售價，則盡取金銀，且視爲商

人之本務。千五百二十二年以來，中美南美之銀鑛，由西班牙人之手輸入歐洲，歐洲各國自政府以至人民，無不有莫大繁榮之感。列國思潮，遂全注於斂金之一策。對內則獎勵宏開鑛山之舉，對外則謀據富蘊寶藏之邦。此外如西德等國，亦施行嚴罰輸金出國之制焉。

顧此種直接藏金政策，其爲愚拙，不難立覩。蓋藏金既豐，積而橫溢，故金銀之價，漸形下落，貨物之值，因益騰昂。以流入之金銀，交易輸入之外品，遂令金銀漸去本國市場，向金價較高之國流溢焉。金銀出國之禁令，違反者既在政府自身，具文而已，禁云乎哉！

旣悟直接藏金之非，於是間接貴金主義因之而起。卽所謂「貿易差額說」是也。此說於千六百十三年唱於意人塞若氏，稱爲無鑛國之富國策；而爲之發揮光大者，則有千六百二十一年英人門氏，及千六百二十三年密司登氏之「貿易差額論」。所謂貿易差額者，以輸出商品之價格，比較超越輸入者與否，其超過之額，必按價取金，齎還本國。用輸出贏餘之差，增益自國之富，故增減商品之出入，以其差額利國，較諸直接干涉金銀之出入者，其效爲益著云。然僅獎勵商品之輸出，而限其輸入，較諸斂金主義，尙不得謂爲安詳而周至。何則：以價格低廉

之天然品，與價格昂貴之製造品之區別，不能井然周到故也。繼茲而有第二間接貴金主義之說起，即重商政策（*Merchandise System*）是也。

重商政策之主旨，在獎勵高價品之輸出，抑制高價品之輸入。務使貿易差額卓有贏餘，以利己國。其所抱之策，期激賞國內製造品之輸出，一也；抑制國內天然品之輸出，二也；防遏外國製造品之輸入，三也；使外國天然品自由輸入，四也。此說為英人約翰羅氏（一七〇七年貨幣及貿易論）法人梅龍氏（一七三五年商業政策論）及十七世紀西班牙和蘭德意志諸邦識者所唱導，各國政府亦競先採用。其於獎勵也，則賜給保護輸出金，獎勵航海金；其於抑制也，則實行輸入稅，拒絕船舶入口，及禁止商品輸入。

於是中央集權之新國家說，為欲發揚新國家之威權，克奏新國家之功績，標榜富國強兵主義，極力慫恿其干涉產業貿易之保護褻獎焉。此則實行重商政策之事實也。如法相克爾伯於千六百六十年起，至千六百八十三年止，施行各種保護工業政策，英相格羅偉爾於千六百十五年施行航海條例，及其他各國所實行之殖民政策，皆不僅以斂金為主旨，且必為藉國家之力

以扶植國產之精進焉。

克爾伯所實行之保護工業策，其大要在增加關稅，交付年額百萬「立柏」之保護金，設立穀類輸出稅，及保存職業聯合會制度之類。

格羅偉爾氏之航海條例：一，凡由歐陸輸入英國之物品，以英船運載爲限，若由原產國之船舶運入者，則課該商品以二倍入口稅，始允其輸入。二，凡英國屬土之沿岸貿易，除用英船而外，一切禁止。三，凡外船所捕獲及輸入諸魚類，課以二倍入口稅。四，凡往來於英國殖民地之船舶，以英客占三分有二以上之英船爲限。

至於英法西葡諸國所施行之殖民政策：一，殖民地貿易僅限對於本國者。二，貿易所使用之船舶以本國船爲限。三，禁止殖民地之工業或加限制焉。四，與殖民地之物品以關稅之特惠，使其便於輸入本國。

對外貿易之保護褒獎，始依貴金主義，後依國家思潮，既如此已。然至其國內地方之部勒，仍因古封建制度之遺風；否則加以束縛之制，經營工藝，必得公衆之應諾，從事工業，必遵職業聯合

會之規條而受其約束。卽至勞動契約，勞金，工人資格，皆嚴受其限制。此外懋遷有無等業，亦限其維均。

至於農：其主佃之關係，一仍其舊。地主居封建特殊之階級，不允他級之人樊然屨入，閭里之布政折獄，其權悉操諸地主掌中。農民降心相從，如臣妾然，否則如奴隸，如僕役也。耕作出息，一聽地主之指揮，奉敬貢稅，若其天職。視此佃者，幾爲土地之屬品焉。其後生計關係，受公法之制裁以行，國家職兼君親，凡人民之財產職業，均不得自由處理。關於交易懋遷評價生財之道，皆設有一定權衡以干涉之。

（備攷）攻擊此主義之學說其大要如左：

一，貨幣非唯一之富，僅與他物同爲貨物之一種，祇是有一定效用之貨物而已。故縱令物品輸出，永遠超越其輸入，金屬流入，渺無盡期；而人民亦決不因此遂稱富裕。由是而推，吾人卽使貴金輸出，亦決非溢出资本。資本雖然流出，可使他貨物輸入以代之，故不過以此種資本交換他種資本而已。（老汝特氏）

貴金主義及重商政策第五

十四

二，且物品輸出超越之狀態，亦非能繼續者。以貨幣數量過於增加，則貨物市價忽焉騰貴，而貨幣之值因之跌落，幣值平準常向值昂之市場而之，跌於此者必逸於彼，不與他國齊底於平準之域不止。且貨幣之輸出也，常易於輸入，故禁制貨幣流通，始終難以收效矣。（侯模氏，與斯密氏等）

三，重商主義，每以貿易差額作估計商勢順逆之標準，此其虛偽之甚者也。彼於貿易表冊上，見金銀超出之額，以為因於輸出貿易之不利，遂稱為商勢不順焉；殊不知貨幣出境，果為入購品物而然，抑為償還國債而然，甚不易於甄別者也。重商主義既以前者為有害矣，抑將以後者為利乎哉？（卡爾德氏）

四，所謂交易特為各當局者得莫大之價格而行，大利所存，必歸兩益。故平均貿易，乃有無相通，以充兩實國物之需要，如秉公交易，虞詐不行，則不特兩國皆收莫大之利也，且無論如何，此等差額亦為理所不應有者。（巴德年阿氏與海爾蔓氏等）

以上非難固多得當，然重商主義其真理亦有頗可採者，故有平反之說存焉。

一貨幣固不過貨物之一種，然較諸他物，其行也廣，其效也溥，既涵有生計之力，復能續繼其力於無窮。故貨幣非國民資本之小有效用者，乃其重要部分也。羣化日高，通功易事之法益進，不以貨幣為效用最多之生產具者，蓋未之有焉。（羅愷氏與羅氏等）

二，貨幣之輸入較超，非必不能永續者，侯模平準之說，揆諸事實，鑿柄頗多。蓋輸入貨幣未必皆流通於市廛，或鑄器皿，或飽私家之囊橐，或供國庫之貯藏，直影響於物價者綦鮮。永藏於一國，夫固非絕無之事。即不然而商情興替，非一朝一夕所能轉遷。例如一國商業大興，勢趨隆盛，非至貨幣總額超過內國所需之時，則貿易順境固不易驟然衰落。故凡在投資出境或募債入國之邦，泉市舒促，非旦暮非能挽回。斯則貿易之順逆，斷非朝成夕變，幻若雲烟者矣。（蒲雪氏等）

三，但言貿易差額，而物品差額與金錢差額二者不為之區分，則貿易差額終不可見。故比例劃分，乃為至要。物品差額之所由成，緣於貨幣之輸出，一也；國人因輸出而獲得利潤，二也；因輸送往來而厚獲運費，三也；售已國船於外國之價值，四也；取外國海上保險之

貴金主義及重商政策第五

十六

保險費，五也。拂金差額之所由成，於前五舉而外，還有一，由於投資外國，分沾應得之利潤，及緣此而生資本之轉移；二，貸出資本之利息及償還；三，售股票於他國之價值，並募債於外之新債金；四，由僑客匯入之用費，及旅客入居者之携用金；五，由外國送入遺產恩金及臨時拂金等。當時重商主義者，不爲此種區別，漫然以貿易差額爲物品差額，揆以論理，詎曰得宜？然至近時，國際貸資，日益頻繁，往來流通，捷若潮汐。然則一國貨幣物品之出入，又豈有永久超過之理歟？（勞遜爾氏等）

究之重商政策派中，當時固亦有唱貨幣非富論者。然此風一盛，舉世披靡，試探其通國思潮及政策內容，大抵多吸貴金主義之餘波，貨幣與富混然同視，唯一目的即在得金錢之多數收入。當時思潮，大率類此。夫貨幣固非富，由貨幣購買者乃真爲富；又所謂貿易差額僅爲商品價額之差，非所語於國際貸資之差額。若由今日經濟思想觀之，此固無足輕重者。彼乃重視此兩端，謂非重商政策之謬誤而何？雖然國家畱貨幣之政策，將無往而見其可歎。此一問題，最宜精心研究者也。貨物貿易，金錢支拂，僅用貨幣爲衡，藉以媒介其交換。迨至信義大昭之際，有時並

此媒介亦所不需，代以飛券鈔引之屬，即爲已足。對於外國，增加新貨，即爲增加財富之方。而其所增者，又非限於一物也。按已國之所需，無論何物，皆得隨時羅集，納諸國中。有時雖以國貨交換需要諸品於隣邦，然抱布買絲，每難爲合，易而且捷，莫貨幣若者。故於國交弘啟之秋，保藏若干貨幣，以供交易之資，洵爲得策。且因之激勵贏餘物品之輸出，限制不急用品之輸入，即吸收貨幣，蓋無不可者。何則，保存貨幣，較諸保存貨物，其費既廉，且可避消耗虧損之險。再持貨幣購求所需，則應時駢集，迅捷寡儔。此貨幣之宜吸留者，一也。國際債務，無論交易貸貨，均須厚備資財，以應其乏。故蓄積多額貨幣，一朝需要，則可按其定數，任其流出。有金錢流出之因，必於以收物價低廉輸出增多之果。然國際貸額愈巨，則貨幣之逸出愈多，物價廉而金利昂貴，其輸出之增加，不過以高利產出之物，博市場之低價而已。推其實際，則產業之利益減少，有價證券之價格亦於焉暴跌。商情變幻，泉布信義之基礎動搖。如果因循放任，則貨幣激減，將至於無。外國兌換市價，爲其無現金也，越其兌金限界，低落無堪。輸出品價銀，收額減少，輸入品價銀，及國際債務拂額，顯然增加。國民生計上之負荷損失，將達其極。故際此時會，吸留貨幣是爲至要。此貨幣，

自然主義及重農學派第六

一八

之，宜，吸，留，者，二，也。他如補戰時之虧折，救市面之恐慌，吸留貨幣尤爲必要者矣。顧當時重商政策之所以採用者，非必遭逢茲會而始行之。特以歛金爲利國之事實，貨物吸收，反視爲不足輕重。此其思想之幼稚，夫固無待煩言已。

要之，重商政策，根於國家觀念而起。彼亦知欲圖國家強富，必先增進民財。惟設增富之術，首以貨幣之額數爲主，而獲之之方，卽在保獲干涉人民之貿易。藉貿易差額，以利國家，畢歛金銀，卽爲完成此舉之實。因於製造品之輸入，天然品之輸出，加意制防。而力疾激獎製造品之輸出，兼使天然諸品得以自由入國。特重商業之保護，農業之不利，遂反忽焉。且當時國內產業及價格均爲所制，浸釀成輕視消費者利便之風。此風一昌，專賴農業課稅之法國，遂首蒙其害。於是自然法主義及重農學派遂乘時蔚起，勾萌析甲，妍然見於法國之郊焉。

自然主義及重農學派第六

隨君權確立而起者，爲國家侵畧之運動。迨十七世紀之季葉，西班牙之國威掃地，和蘭獨立，英國遂一躍而起，代西班牙壟斷海上霸權。法王路易十四行其驕傲政治，唱霸於歐陸。遲之又久，

若奧若俄若普亦於羣雄角逐場中，嶄然露其頭角。列國不僅加租增稅，募債集資，並用其極端保護貿易策，及加產業以嚴密之束縛。人民政治生計上之屈抑，莫由得伸，社會思潮，遂一變而與此暴政相抗。十七世紀之末，法王路易十五之待醫有蒯苳者（一六九一……一七七四年）憤現時之情狀，沈思冥索，涉及社會之根源，排人工之干涉，唱天然之自由。以土地代貨幣，而謂為唯一之富源，以農業代工商，而許為唯一之邦本。即所謂自然法說及重農學派是也。

蒯氏之傑作，為千七百六十年所施行之生計圖說。茲擇其所論大要如后：

人類社會，因自然之法，與人為之功，錯綜部勒，而倫脊井然。其所蘄響，均以文明精進，福祉庶幾為主旨。而所循依之法則，一定於天意，一定於人為。法既為二，然人為之法，即為施行自然法則之方。故人為法，必循自然法之原則而行也。自然法，不易不偏，萬古如一。人為法，則畸零不完，因時為變。人為而循自然之則，則奉天承運，繁榮熾昌，否則違反天行，轉瞬即滅。國家之設，純乎人為。而人類之生，則根於自然。國家如反乎人類生存之自然，干涉為生存必要之小己自由，則是自取衰滅之道，殊無益也。故凡事放任，循自然天則而為，則順天者昌。經濟與國家，必均趨於繁

殖昌榮之域。國家之富，非在金銀。惟金銀孔多之國，則必富。非爲金銀多而富，唯富則金銀多耳。然則國家之富，非金銀之增加，乃因財物之豐裕。何則，人類非由金銀而生，由財物以衣以食而生故耳。財物非人力所能生，乃由自然之土地而生者。而順自然之則以生財者，則惟農功是賴。農業常獲自然之餘利，所謂餘利者非他，卽所獲之富，超於所投之費而已。總稱此富，謂曰純益。人類之相生相養，藉農夫生產之力，以扶不農不產之家，卽爲此純益之功效。故一國生計之盛衰，均視此純益爲消長。農業爲生此純益所消費之勞力，謂之生產勞力。天下生產之業，惟農爲然耳。此外所費勞力，固無論其爲改良財物，抑爲製造懋遷也，要盡爲不生產之勞力。工業商業，均屬此不生產業之類。何則，此等勞費，於國家富財絕無分毫累黍之益也。謂予不信，請言商業。所謂商業者，不過以價值相等之物，互相交換而已，絕不能爲一國生產致富也。商業雖能變化財物，適應人欲所趨之途向，兼有發見其所向之功。然對於國富，固不能爲絲毫之加也。其所加者，僅在發見市場，增土地產物以些微之價已耳。次則有工藝之勞力。費此勞力，固能高值其產物之價，然彼於製物之間，必供以衣食之消費。故由工藝勞力以增高之物價，惟尋其實，特加以

製造時所需工人衣食費之價而已。僅高其值，絕非生產富財也。故能生純益者，厥惟土地。而致土地生純益者，厥惟農業。課純益以租稅，是爲應然。故課稅僅可及於土地，而不可及於工商業，否則無論由何種形式以課稅，苟無可負擔此稅之純益，則將如之何歟？要之：總合農業之純益，卽爲一國自由之所得，而成國家之財源。故政府僅課單一之直接稅，固爲至當，而又不可不加保護，使爲國家永久之財源焉。試觀從來各國政府之所爲，僅保護仰給衣食於農業純益之工商，俾得收充分之利。然其所用之保護金，徵於供一國租稅之土地者爲多，推其結果，使農民不勝其負荷之重，則國家真正財源，於焉枯竭矣。故政府放任不殖產之工商業，而專謀邦本之農業之發達，乃爲至要。至謀之方，惟在循自然之則，於一切生產交易之所關，皆解脫人爲之約束，而放任於自然活潑之天而已。

此派所揭示之政策如左：

- 一 土地之耕作及物產之貿易，全任其自由。
- 二 凡農夫於身體物品上所負爲義務之限制，一切廢止。

自然主義及重農學派第六

二二

三 開通道路橋梁，振興教育。

四 爲興此舉而頒賜獎賞金。

五 除去工商業之緝合壟斷，一任其自由競爭，致物價趨於低廉。

六 行單一稅制，僅徵租稅於土地之純益。

此派主旨，在僅以天產物爲富。天產物假土地以生，故卽以土地爲富源。然非假手於利用地力之農業，斯無自然純益之發生，故特重農業。又負稅之實，非必直歸於納稅者之自身，而常轉歸於最終之消費者。彼輩不精確此租稅轉嫁原理，以爲一切賦稅，皆當直歸諸農，斯則此主義之缺憾也。顧今者富之本體，不存於財物而存於價值。農業絕非創造價值者，不過與工業同爲助長價值之變化而已。自然純益，亦非農業所特有，特緣於物爲吾所專有，遂有此結果耳。工商等業有貨物之所有權時，則自然有餘利之可生。因而不得不以此爲課稅之源泉焉。重商學派之議論，本根蕩漾，故立論之基，遂不得不陷於歧誤之途矣。

然其痛擊貴金主義，及國家神權說之商業政策，排去風行一時之人爲羈韁，而發揮自由之曙

光爲生計自由主義之嚆矢，其功績固有不可沒者。繼而來模爾陶格李泌愛密若鮑孔殿雅古爾來等，皆卓然爲此派之泰斗焉。古爾來氏之放任主義，過於激昂，遂致聳動一世云。

勤勞主義及自由貿易策第七

貨幣非富之本體，土地非富之本源。所謂富者，加勤勞於土地所生物產之集合也。凡增益產物價值之勤勞，皆爲生產勞力，固無間於農工商賈也。涵容放任，一聽其自由活潑而無所於阻，則小己之利益，自與公衆利益一致融和，而無損此益彼之弊。以故於干涉產業，保護貿易諸政策，割擊無餘。首唱是論者，實爲近世經濟學鼻祖亞丹斯密其人焉。亞氏於千七百二十三年六月五日生於蘇格蘭之小市加克底。千七百三十七年入格勒斯哥大學，勤修玄學。千七百五十四年任該大學之教官，主講道德玄學之席。千七百五十九年著道德學一書。千七百六十四年辭職，漫遊法瑞諸國。歸國後，高臥故山，從事著作。千七百七十六年三月，成國富性質原因之討論一書，卽名噪一世之「原富」是已。

原富計五篇：第一篇以論勞力價值價格所得之原理爲主，第二篇以資本論爲主，以上原理門。

勤勞主義及自由貿易策第七

勤勞主義及自由貿易策第七

二四

第三篇論列國富力增進史，第四篇則據前篇事蹟判斷生計政策之當否，以上政策門第五篇論國家經費歲入公債，是為財政門。茲述其要旨如下：

一 勢力為國富源泉，其勞力之量，緣應用分業機械，而益形增加。因而增進國富之力，其賴工業視賴農業為獨多。

二 充饜人生之物欲者為價值。及通功分業之事行，分此價值為二曰享用價值，曰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即價格，所以表示勞動量之多寡。價格之權衡，永視此勞動之量為消息，評價定值，莫不倚以為主因。

三 所得緣於價格而生，按地稅傭金利潤三者而均配之。得到此種均配之人，將消費之以養其生。故消費者之利益，應較特別生產者之利益，為尤須重視云。

四 資本為勞力之果，其類有二：曰固定，曰流動。流動資本為滋生固定資本之源，亦即為生養勞力者之品，誠為人生所不可缺者。至於貨幣，僅均配產物於參與生產者之間，而又使人間交易易於投合而已，既非為富之全體，亦實非富之要部也。

五 農工販運四者，皆爲人羣有益之資本使用法，且爲人羣所不可無者。國家於此，應放任羣衆之自由，俾小己急功勇進之心，蔚然勃發，自用於適當之域，以奏厥功效焉。

以上原理門。

六 由列國富力增進之狀況以推，則資本泰半先集於農，次使於工，最後則用於外國貿易焉。

七 蒯訥之生計說，雖近於真理，然重商派之政策，則有百害而無一利，使各國因之而衰亡。人各深明一己之利益，自覓最良之方法，以優遊從事焉。而大利所存，必其兩益。如小己利益，得以發達至盡，則可與公共之利益同歸於一致，而相需相待，以自達於調和之域。由此而推，國際交易，必取兼利兩國者而爲之，而凡百貿易，應一任其自由。

九 國家職務，除衛國保安而外，所得自行經營者，但限於關係公益事業，而爲私人所難舉者。行政之道，在使羣衆安居樂業，克享太平，斂賦徵租，適當其度，與夫法律之保衛，無微不至周而已。此外無論何如，皆不可施其干涉也。

勤勞主義及自由貿易策第七

二六

以上財政門。

十 租稅必歸着於地稅備金利潤三者之一，或其二以上。應該有權能以均配國民所得之一部，同時又不得不有此權能焉。

十一 國民應按其資力以負荷政府之費用，政府可從國民歲入之額而課之。

課稅之基礎，存於適當均配國家所得與小已所得於國民生計之上。

以上財政門。

由是以觀，亞氏之論說，決非憑空臆斷者。博採列國之歷史，旁徵先世之事實，引為論據，因以證明其所說，此不容疑者也。至亞氏之主旨，實可謂與自然法派之小已主義異。何則？自然法派以小已自由為天賦之自然，並以之為想理之極則。亞氏之說則不然，其主義在公眾之利益，其蘄嚮在求國民富力之增進，固彰然若揭矣。唯所謂達此蘄嚮之術，以一任小已之自利為最良因，與小已主義，同遭排斥，洵可惜也。雖然亞氏之論法，統覈全體，似非無過於散漫之嫌。例如原理門中，凡說及價值價格資本之原理，較從來之學說固為軼羣出類，而為學理之鑽研。然往往失

之膚廓而乏澄澈精邃之思。至政策門中，其論斷更加漫渙，學理之推究頗疏，故常陷於自相矛盾之域。如謂一切活動，若任小己之自由，則小己利益多與公共之利益同歸於一致，謂國際交易必取兼利兩國者而爲之，又於自由放任干涉保護之觀念，頗多謬誤，皆其疏略之甚者也。於或然之事，斷爲必然；於析然之事，視爲渾然。斯則確爲亞氏之缺憾也。設亞氏謂小己利益概與社會利益相一致，二國貿易，概爲兩國之利益而行，又誰得從而議之？何則，大勢所趨，實際必衷於一，不與社會需要相一致之小己營業，其能繁殖者綦鮮；不與兩國利益相一致之貿易，其能久行者蓋絕無也。夫無論何則，皆有例外。亞氏之論，無包容此例外之餘地，故於航海條例及報復關稅之辯護，忽與自說相齟齬云。

亞氏既謂無論何處，皆宜放任小己之自利，排斥國家一切之干涉，乃於條舉國家職分之時，又特劃定其干涉之域。設彼謂小己生計行爲，除却例外，概以不受國家干涉爲宜，則以實際生計界中發達之事實衡之，庶可證明其不謬。如亞氏之本意，亦以國家職務中之衛國保安公益等事爲例外，將何如耶？又關於小己之生計行爲，有時應受干涉者，亦決非鮮。彼乃謂宜一切放任，

則其論法，似不無用意疏略之嫌。且彼於自由放任干涉保護之觀念，多混同政治觀與生計觀爲一，而不爲之分析，且於所由之術，所蘄之鵠，其區別之封圻，亦未能瞭然。與今世普通學者之誤，蓋相埒也。何事應委小己之自由，何事應由國家之干涉，此政治上國權民權相對之問題，固有重要之區別，然至於生計，則其重要之度，絕不至此。經濟學所問者，在事項自身之利害，若政治觀念以爲生計之用，小己行之則稱爲自由，國家行之則皆稱爲干涉，爲保護。以爲凡爲國家政策，皆爲絕無自由之可言。於事項之性質漫無鑒別，單依舉行者之屬於小己，抑屬於國家以爲分。自由則皆是，保護者干涉也，干涉則皆非。且若一言政策，絕不容絲毫自由意味存乎其中。又將放任自由，渾然同視，羌無畛域之分。更張既存之制度，固可稱爲自由的，要求國家之政策，然終不悟自由放任之究有區別也。彼更有誤者，卽自由保護之觀念是已。解自由爲廢減制限之方法，保護爲政府所抱之蘄嚮。然以方法言，爲廢減限制之自由政策，而以蘄嚮言，有不可不爲保護政策者。若解放奴隸，若廢止輸出稅，若撤除產業之束縛，以云方法，固爲自由，以云蘄嚮，寧非保護耶？此畢竟爲區別標準之誤也。彼不能糾正凡庸之謬見，而反爲所拘焉。既混淆政

治上之干涉與生計上之保護而爲一，又以政治觀念上凡屬干涉，處處皆非之思想爲主，遂觀生計，亦斷言保護皆非。卽此而論，亦足證亞氏理論之疏略云。

亞氏之論，就大體以觀，其敷陳生計勢趨大經大法之指歸，固多有頗可採者。然以之爲不諍之常經，則用意既似粗疏，而膽略亦嫌鹵裂。顧此等原則誠得重要。邇來詆譏亞氏之徒，動則挾國家萬能主義，以爲國家之保護干涉，皆若生計之常經，以處理例外之權道，以代生計之大經大法，烏得不謂爲誤認經濟之根本耶？

雖然，以勤勞爲價值之要素，以小己社會利害之調和爲出於自然，排斥當時弊竇百出之極端保護干涉策，至不遺餘蘊，烏得不推爲亞氏之功。亞氏主義，通稱爲小己主義，放任主義，自由主義。而風聲所播，幾靡全歐。在英則有馬爾達李加多巴爾來馬，克羅等奉爲圭臬；在法加拉德等，在德則有鳩倫海爾曼浩福曼雅可布福爾大勞氏等，皈其宗門。此派所以能在經濟學史中，蔓延較久，而不墜其宗者，非獨因亞氏著作之力，而際彼先後，諸儒輩出，心思論理，相繼革新，亦與有力也。在亞氏前有古爾來（一七一二……一七五九年）之放任主義，孟德斯鳩（一六八

獨立革命之思潮第八

三〇

九……一七七五年）之三權分立說。與亞氏並代者，有盧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之平等主義，康德（一七二四年）之自由意思說等，尤稱卓然有力者焉。

自由平等主義，為立政法理社會經濟諸學共通一貫之大經大法。諸科學術勃焉振興，宗教威信，蓋然掃地，社會之心理一變，至有人人不堪舊制情弊之狀。而政治上生民未有之變端遂相繼而起。即美之獨立法之革命，是已。

獨立革命之思潮第八

自十八世紀末葉而後，百年之間，改革之運施，不一而足。而其震驚一世，影響最巨者，則推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二事。

北美殖民地之獨立，實母國專制殖民政策有以迫之使然。考當時英國殖民政策，壟斷殖民地之貿易及航業。凡殖民地所產之天然品，僅使輸入母邦。且制其工業，使專用母邦之製造品。蓋即前述之吸收主義也。加以英法戰爭，頻年糾葛，英倫國費，需要孔繁，致以殖民地為利源，銖取而寸剝之。千七百六十五年，制定印花稅制，課稅於殖民地，雖因其抗議而中止，然甫經兩載，即

設茶紙玻璃等之輸入稅。迨千七百七十三年，茶稅每斤增至四辨士。於是道途側目，人懷憤心，反抗之志，因而彌堅。千七百七十四年六月，母邦戰艦封鎖鮑司同港，除米穀薪炭而外，一律禁輸。至是殖民地十三州使者，曾於費臘德費亞（Philadelphia）於千七百七十六年十月四日，宣布獨立，國號北美合衆國。當是時亞丹斯密原富一書方公行於世也。歐洲各國人心，同勦美國。法將福若伊等率軍來援。轉戰八年，英軍不利，遂於千七百八十三年議和於巴黎。容認美國之獨立。於千七百八十七年創美國共和憲法，戴華盛頓爲第一任大總統。數自由主義排斥專制保護政策而成功者，實以此爲首屈之一指也。

法國是時，正爲優柔寡斷之路易十六時代，彼父路易十五易簣時，曾有言曰：朕後世將有洪水乎！果驗其語，而於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遂有大革命之事起。然推其兆變之機，實早隱伏於路易十四時代。路易十四之驕傲政治，與其宰輔克爾伯之保護政策相待而行。致內外國費，俄然暴增，設賣官鬻爵之制，承辦暴增之消勞稅。享免稅特權之貴胄冗吏，日益增繁，負荷課稅階級愈卑而愈重，濫發惡幣，強募公債，宦官妻妾之威勢，熾手可熱，一離宮之建築，費一億六千五百

萬「粒布」之鉅款，舞弊營私，煩征苛斂，蓋達其極云。及千七百十五年，路易十五之襲位也，窮兵耀武，迷不知悛，英普之國威既振，北美及印度之藩屬日蹙日削，內則財政紊亂，外則威信墜落。千七百七十四年，路易十六世起，頗懷摧殘廓清之志。然乏英毅果斷之姿，為朝臣強請所動，興師赴美國獨立之援，因而暴加國債至十二萬五千萬「粒布」之多。歲入之數愈乏，國債之高愈加；隆以名相陶格及來加等當整理財政之任，亦恐觸朝臣官堅之忌，憚而不敢斷行。至千七百八十九年，國債總額實超越四十二億五千萬「粒布」以上，羣目為國家之蕩產焉。人民負荷既臻其極，貧富懸隔之嗟聲盈天下。夫壓彌勞甚者，抗彌強，當時自由之議，平等之談，所在鼎沸，而廢止特權，破除舊制之氣勢，早已莫之能抑矣。應國民之要請，開創定憲法之議會，於千七百九十一年，創成民主主義之憲法。其翌年廢止王政，遂當新共和政體之下，於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毅然處廢王以極刑焉。

繼此一年之間，所謂恐怖時代(Reign of Terror)過激黨之互相被戮，無慮百萬；是固由彼等自招其禍，而隨聲附和之羣民，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焉。列國王侯，深懼革命餘波之橫溢，遂從英

俄提議之策，羣起締合，連兵攻圍法國之四境。

於時內則黨派傾軋，國家秩序，盪滅無餘；外則聯軍刁斗，聲逼四郊；誓死反抗，乃於千七百九十九年一敗塗地；士氣沮喪，危機日迫，國社行見爲墟，此則革命結果之最足恐怖者也。當時微冠世英豪拿破崙誕降，吾恐法國成俎上之肉，而一待他人櫛割矣。

拿破崙之被擁稱帝也，內而選登人材，理財制法，努力以收攬民心；外則殫精竭慮，希圖對於政策之制勝，先乃分擊強敵，創來因之同盟，卽逞此機於千八百六年，摧德意志之統一，俾成齟齬；揆事實代神聖羅馬帝國之後，建成大法蘭西帝國，謀殺英國海上權威，封鎖大陸，以阻英艦之交通；責俄以違反此令之故，興大軍五十五萬，聲罪致征，威聲一播，震駭全歐，迨莫斯科（俄境）MOSCOW 大敗，再迫於全歐聯軍，於千八百十五年三月，大戰於活鐵鑪 WATERLOO。天亡拿破崙，遂見逐於聖海倫勒之地，St. Helena. 以終焉。至是全歐列強，亦因疲於軍旅，從俄帝亞力大主謀，於千八百十五年，組成神聖平和同盟，誓戢列強互侵之念，休撫瘡痍，在望之民生，蓋實當世拿破崙之遺烈云爾。

獨立革命之思潮第八

三四

國際相互之侵略既戢，國內自由主義之運動乃相繼而興，改定憲法以抒暢民權；摺擊行政上之限制以發展民力；此等言動，風起雲湧，千八百十六年，路易十八之世，法人對於保守黨內閣，試行其自由運施；於是若德國儒泰爾三百年祭大學生徒之自由運動（一八一六年）若西班牙對費而郎七世廢棄憲法而為再興憲法之籌謀（一八一〇年）若墨西哥之獨立（一八二一年）若布若妍對於葡國之迫壓，憤而為獨立之舉（一八二五年）若臘希對土耳其獨立之運動（一八二九年）大抵皆不外革命之一種而已。至千八百三十年，法王卡爾乘合併爾塞里之勢，解散自由黨占勝之議會，變更選舉法，遂因之演起七月革命於巴黎，即所謂法國第二革命是也。俄焉比時波蘭相繼而運動獨立，意大利瑞西人民羣起而伸其自由，比時於千八百三十一年脫和蘭羈馬而確然獨立，俄國於千八百十五年允波蘭之立憲，德意志諸邦於千八百十九年先後頒布憲法，英國於千八百三十二年改正選舉制，擴張民權。其後千八百四十二年二月法國民間之政黨，互相締結，唱改正選舉制之議。所謂第三革命，軒然又起。創立新憲，再造共和，其影響波及四鄰。德則於是年五月開國會，定憲法。法國亦緣社會黨同心戮力

之故，修改憲法，更任期四年之大總統，而以拿破崙一世之姪路易拿破崙充其任。Louis Na-
poleon 瑞西亦於是年着手改訂憲法，民主主義之改革，遂達於完善之域焉。
政治上自由獨立之思潮，如此。中歐諸邦，創制新憲，確然克奠其國基。自此爾後，遂入於治平無
事，羣演日新之時矣。方政治變遷之頃，經濟之自由主義，亦浸浸發輝光大。列邦經濟政策，遂於
以別開生面焉。

人口論第九

致富實所以濟貧。故富之問題，亦即貧之問題也。然貧之原因，生於過庶。故有時貧富問題又爲
人口之問題，古來鴻哲，論及此案者多矣。其中最擅榮名者，即乘法國革命後，英人馬爾達氏（
一七七六……一八三四年）於千八百三年印行之人口論是已。

曩者重商學派，往往謂人民可以開昌熾之運，故人口繁殖之邦，則富而且樂。亞丹斯密亦曰：居
民增加，即爲國家繁榮之證。皆信人口蕃衍，確爲致富之因。至馬爾達出，乃反信人口蕃衍，確爲
致貧之因焉。

又近世英儒古德蔭於千七百九十三年，著「政義及與道德幸福關係論」一書，攻詰英國救貧制度之結果。謂凡百人爲制度，却爲增益貧民之因。若廢人制任天行，則必達於安富尊榮之天。此議一出，大博人世之信仰。馬爾達乃一反其說，謂人口增殖，乃爲天行之結果。若一任天行，則必陷於貧惡滿盈之地獄云。

盧述馬氏之大要如后：

人類有自然之情慾，且爲人生所必要者，卽以一配偶，育衆多之配偶，是已。生生不已，故人口之孳乳寔多，遂爲無限。試觀美國北部諸州，其人口每閱二十五年，其數二倍。其地較歐洲各國衣食充裕，風俗純潔，早婚之弊甚稀，而蕃殖猶如此。若風俗澆薄之後部諸州，則每閱十五年，卽增二倍。就普通而論，且有閱十二年或十年而人口倍之者。設障礙不生，聽其蕃息，則每二十五年，其數二倍，夫固確然無誤者也。然土地有盡，衣食之需用無窮。且適於耕作，便於開闢之土地，更形狹隘。得地之難愈加，斯得食之困愈甚。無論如何運思，謂能豫刺英倫農業，自今歷二十五年二倍之，再歷二十五年又二倍之，比量現時計增四倍。如此

臆度何異操蹄豚孟酒預祝甌篋滿筭然則人口加繁。歷二十五年必累二倍。食物增加斷不能二倍也。明已。故人口之生，乃用幾何級數，以定數相乘。即如一·二·四·八·十六之累進是也。若食物之生產，則但以定數相加，如一·三·五·七·九之遞增是也。以二十年之例計之，則人口每二百年間可由一生至二百五十六。食物則每二百年間僅由一進至十七。於二百年間之頃，已相差若此，極之京垓年歲之後，則其相差之遠，雖巧律不能得矣。果爾，則人人應得之衣食量，必因年遞減，推至將來，烏得不底於困窮之極。與顧人口之傳衍增繁雖如此。然有隨與俱來之障害二焉：即所謂豫防限制（Preventive check）及事後限制（Repressive check）是已。前者因克欲制情及殘忍放蕩之爲，而限止其生產率。後者因飢寒疾病，戰爭溺嬰等事，而增多其喪亡率，抑或轉遷異域也。此等限制，三語以蔽之：曰窒慾，曰貧困，曰罪惡而已。窒慾爲一己之道德，貧困罪惡爲一己之愆尤。故人口之蕃增，不受道德之克制，則遭愆尤之迫抑。苟欲守純潔道德以爲生，愆尤婚之弊害，以制人口之增繁，則必先殫精竭力，調和人數食量二者，以制其障礙焉可耳。

馬氏此論出，當時既遭古德蔭之反駁，繼此而掎擊之者亦頗衆。卽至於今，其說之臧否，尙未定論焉。批評中之最關重要者，是爲美人模利及德人蒲雲德腦之說。

(備攷) 模利曰：馬氏之論，首與生物學之原理相鑿柄。生物學之常則，高等生物其生殖力較下等之生物爲更弱。植物一株可生無數種子，蠅卵一產達二百萬，鱈卵一產近千萬，至於人類，年舉一子，則爲最大速度矣。高等生物，常芻狗下等生物而生存。人類滋乳，任至何程，而欲食盡生殖尤繁之食物，寧能達耶？次則馬氏謂人口增加較食物增加爲尤速，不免有倒果爲因之病。因食物之增加，乃有人口之蕃息，故人口繁昌，不過食物增多之結果耳。再次則人口增加，食物亦從之以增加。馬氏所憂，適得其反。何則？人口繁則勞力富，磽确不毛之野，不變爲禾黍菽粟之場，則變爲魚鳥牛羊之囿。變無機諸品以產生動植物，變動植諸物以產生人類，變人類所消費之物質以爲肥料，復歸於地，而生植物焉，而生動物焉。因果相循，生生不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循環往復，莫知其終。天不與吾人以一物，天却假萬物以爲吾人之用。吾人果羣聚州處，則穰穰貸貢，不息其機。

地力既無衰耗之憂，而所需食品亦得如量以供，不虞或盡，是之謂天行。模利之論如此。雖然，生物原理，常有生多成少之虞。且多生之下等生物，不適高等生物之常食者甚多。此其例亦不可不知也。如常用食物，逐漸乏缺，則貧困必因之而來。所謂貧困之來，尤可與所謂無食而生存者，混爲一視，又烏得疵馬氏爲因果倒置耶？所謂人口稠密之區，因循環作用而無缺食之事，乃因事實上輸入食物之多。模利之言，寧與事實相反，故亦非精到之論云。

蒲雲德腦曰：馬氏人口論，第一，爲統計之誤謬。徵各國人口之統計，卽人口增加率最高之新西蘭，亦閱三十年而始二倍。如法國則閱三百十六年而二倍焉。所謂二十五年二倍，非統計上所經見者也。第二，爲實際上之誤謬。依多數之實例，人口增加率，隨文明之演進而愈減。所謂人口增加，過於食物增加者，全屬臆揣。故文明之世，轉有人口減少之趨勢焉。蒲氏千九百九年之書，所云如此。然所稱各國之統計，亦有時而特異，非時時如一也。先於蒲氏者，有古德蔭對於馬氏之反駁論，有曰：有生產能力之婦人，不過人口

五分之一。夫婦產兒平均數，不越四人。故人口之倍增，即處最順之境，亦需百年之久云。此所斷言百年，其表明已意，較蒲氏為正確。然亦不過豫言。今世重要諸國，（除法國以外）每年人口增加率，約百分之一餘已耳。如今世二十五年無增加二倍之率，惟約百年間始能二倍，則增加率之逐漸減少，乃確然無疑者。顧此增加率之減少，與食物增加之變化，有何等差異，不能明也。且人口過庶之減少，果為馬氏所謂窒慾貧罪諸制限之結果焉否邪？若爾，則不得以之為人口論之疵瑕矣。

馬氏既曰：人口增加，設障害不生，聽其蕃息，則每二十五年，其數至少為二倍矣。如偏袒馬氏凡有戾於事實，皆歸咎於障害，則雖攻者多方，不得不終為空論。雖然馬氏斷言二十五年二倍之增率，第二之二十五年，第三之二十五年，及更後之二十五年，皆累乘二倍之比數。如所謂一·四·八·十六·三十二之幾何級數者，果何故而然耶？其所謂幾何級數，論者皆為之寬容，以為不過其設例之一。顧即如此，亦不免以數字誤人之誦。否則指摘其為斷用幾何數之故，乃以二十五年二倍為主目，則彼亦相對無辭已。無論彼置有設障害不生之遁辭也，即絕無障害之時

代，亦終不得有此。故不但除此例外，亦不能以之推論也。且因其一時之二倍遂信爲永久之二倍，視爲定論焉，亦不可也。

要之，馬氏之推理及論斷，其使用數字，雖未得底於正確。然思持此以破壞其主重真理，則亦誤也。馬氏謂每人所得重要食物量，遞變遞減，夫固人人信爲真理矣。有此論以開其先，而達爾文之自然淘汰論，蕭賓浩爾之禁慾生活論，始可成立。新國食物輸入古國之實例，古國地租騰貴無垠之事實，各國貧民日有增繁之傾向，以及生計艱苦，社會問題，與夫間有數國或有出產漸減之趨勢，皆可謂爲證明馬氏真理之左券矣。

「生齒日繁，則生產方法，必日益變通盡善。察生產之情狀，因勢而善用之；審社會之妨害，芟夷而蘊叢之。故土地之利用至盡，勞力資本均投注於地，以生產人生必需之食品，卽所謂總合生產之設置也。人盡其力如此，故食品之數量，反因人口繁庶而增加焉。」此放任派中白斯點亞模利喬其等所主張之樂天主義也。而馬克司般格司等之悲天論者，則急欲改革生計社會之根本，以補救其缺陷。不佞既主張如樂天派之自然設置總合生產之制，復主張如悲天派從根

本改革以成立此總合之生產。且信馬氏真理，而以爲生齒繁增，日進不已，則過庶之傾向，殆有不可避者。及其終也，必加以道德之克制，務常使生產交通日益發達，以與天行相奮鬥焉。此則不佞所深信者也。

顧馬氏謂貧民增加，獨爲人口增加天然之原因，不佞於此，尙有大不滿意者，以有私有財產制度爲基礎，而分配不均之事是已。爲其有所不均也，故雖食物遞減，而低減之數，各小已間絕未見有同率者。此級人民已迫於人口過庶之苦，而彼級人民絕不低收毫黍，而受直接分担減率之感焉。夫人生所得，各有定率，此盈則彼絀，彼絀則此盈。甲級人民分配之數既多，則乙級人民勢不得受其影響，而生出多數貧民焉。果然，則「貧困增加，非因人爲而致，實爲人口增加天然之結果」，如馬氏所斷言者，甚非精選之論也。次節李加多氏之地租論，實可謂補綴馬氏此種論斷云。

地租論第十

馬爾達氏斷言貧困原因，生於人口增加之自然。承其後以明其說者，爲李加多其人。（一七七

二……一八二四年）彼於千八百十七年，著「經濟及租稅之原理」一書，以地租論證明小已所得之不均，乃由於人爲產財制度之理。

李氏爲猶太人所出，少以鬻股票爲業，博巨富，而爲銀行家，及議院議員。生負奇稟，心思玲瓏。故其立論也，不省歷史事實，冥思渺索，一以理想出之。不牽於時，不泥於境，而恣爲立理之談焉。顧彼一着思，則投機中肯，其所斷定，却能有合於實際。論鋒犀利，有懷然不可犯之風。因而英倫經濟學藉亞丹斯密與李氏之名，而風尚不定。惜同時之士，往往以憑空臆斷一語排斥之，是其遺憾也已。

李氏明明主張勤勞爲凡百之基礎。謂物品價格，以勤勞多寡爲權衡。所謂價格，包有自然價格。市場價格之二種。而市場價格，有與自然價格同歸於一之趨勢。又主張生產費說，揭三種價格法。以爲占物價大部之製造農產諸品，其價格之高下，皆視生產費以爲衡。惟非人力所能多增之物品，則從購者之需要，市者之供給，而定貴賤焉。其他關於備金，貨幣，銀行，及所得分配之大則，爲李氏所發輝光大者，亦不勝枚舉。而名高一世者，則其地稅之原理也。特述其大要如左：

地租論第十

四四

地租者，因使用固有不減之地力，而與地主之酬價，即對於土地自然力之報酬是也。試考其緣由，則所謂土地者，常因地力之肥磽，位置之通塞，即自然力之異同，而大異其效用。故雖投同等資力，而其報酬，往往迥然不同者。一畝僅穫十石者有之，一畝穫二十石者有之，穫三十石四十石五十石者亦有之。如以一畝五十石之田疇爲一等地，則一畝四十石之田疇爲二等地，三十石者爲三等地，二十石者爲四等地，十石者爲五等，即最下等地可也。此等參差不等之田疇，其開闢之次第，究以何者爲先，何者爲後歟？以予觀察，始也人口稀少，土地有餘，故闢壤而耕者，必先擇地味豐腴，位置適宜之一等地（例如一畝五十石）而耕稼焉。其後生齒日繁，衣食告匱，勢不得不降而擇其地力較劣之二等地而耕稼焉。生齒愈繁，衣食愈匱，則勢不得不每况愈下，降至三等地，四等地，五等地，而耕稼焉。人口愈殖而愈繁，斯耕境 *Margin of Cultivation* 愈降而愈下。今由論理以推，耕境方集於一等地也，其時地廣民稀，人人得以自由耕作，故地租無由而生。地租之起，實在耕境下降及於二等地之時。齒多食寡，不闢劣等之耕境，則食物將無充給之望，必致穀價昂騰。劣等地之生

產，其終亦有餘利可言。即二等地投同等資力，雖所穫僅爲四十石，然如售其所穫，則亦有農利焉。何則，同種穀物，列於同一市場，即生產費用少有不同，而市場價格，必歸一致故也。顧所謂農利者，僅包生產用費與相當利潤二者而已。降耕二等田疇，雖無餘裕，而可免地租。設地租不免，業農者不得相當之利潤，則無有耕稼之者矣。至於五十石之一等地，較之四十石之二等地，生十石之贏餘，故爭欲耕作者，必衆。因競爭之故，於是地租生焉。蓋農民以其有十石贏餘也，即以之供地主之酬價，尙有四十石之餘額，適與二等地之所穫同率。繼而人口更增，食物更乏，則四十石之二等地，爲生十石地租，又降而耕作三等地矣。再降而四等地矣。又降而五等地矣。至耕作僅穫十石之五等地，而尙有相當之農利焉，則反顧一等地，其地租將爲四十石矣。二等地爲三十石矣。三等地四等地爲二十石十石矣。至於五等地，其自身僅以得相當農利之故而耕作之，故不可別出地租焉。今爲之表列如左：

地 等	產 額	地 租	利 益 (生產費)
五等地	十石	○	十石

地租論第十

四六

四等地	二十石	十石	十石
三等地	三十石	二十石	十石
二等地	四十石	三十石	十石
一等地	五十石	四十石	十石

如此表所揭，一等地之佃農，即納四十石地租，尙與無地租之五等地同得十石之利益。故對於一等地四十石以下之地租，皆欲爭耕之，則其地租終至四十石而止。所謂四十石地租者，即五等地產額十石，與一等地產額五十石之差額。全由資力以外之天然地力所生產者也。

地租者，因地力肥饒之不齊，而生天然之恩惠，此等恩惠，即爲最劣地之產額，與優等地以上各產額之差。故地主得之爲不勞偶獲之倖利，此種倖利，復從社會進化生齒蕃滋而大增其量。至於出資家之利潤，勞力者之傭金，皆與地主地租，同爲分耗一羣所得之總量者。雖因各國時殊勢異而有所參差，然其自然之勢趨，則地主之地租愈騰，斯出資家之利潤

愈降，至於傭金，則依然安於舊態焉。何也，傭金之實質，視勞力者日用費之多寡為權衡。而其日用費又為農產物之價格所左右。農產物之價格騰貴，則日用費自終不能跌落也。特勞力者之生計狀態，常隨農產物之騰貴而愈降愈劣耳。故社會之改善，乃為最不容緩之圖也，彰彰矣。至實行改善之難易，則一視資本家之隆替，與勞力者婚姻之早暮，以為消息而已矣。

要之，李氏地租論含有左列之大則焉：

- 一．隨人口之增加，土地耕稼遂由上田而下降及下田。
- 二．隨愈降愈下之實，每石之生產費，遂生差異。
- 三．以同種商品列於同一市場，其時價必定於一，生產費雖異而價格則同。（平等法）
- 四．於生產費差異及價格同一之間所生之差別贏餘，則成為各田之地租。
易辭言之：各等田之地租，即為由各等地產額中減去最下地產額之贏餘。
- 五．故地租之大勢，反因耕境之下降而上騰。

地租愈騰，則耕作資力之報酬愈減。（報酬漸減法）

此等大則，至今英德兩派之學者，於其大體，尙多宗之。惟其地租界說中有「固有不減力」一語，招馬古饒密梯浩及其他諸子之非難。李氏於位置使塞之理，解釋不周，得鳩倫氏以彌縫其缺。又其關於理法之根本，遭白斯殿亞模利馬古饒馬沙等之反駁。其中發揮極端反對意嚮者，則有模利及馬古饒二氏。

（備攷）模利曰：李氏所謂耕稼由上田下降者，如出書室一步，卽有以自悟其非也。夫膏腴沃壤，多位於沼澤森林之邊，固非人工微弱之時，所能開闢，必也先由地力饒確之砂地始，迨人力益充，漸變而及於上地。李氏又謂因耕境下降，始有地租之起，其謬誤更甚。設齊致力於地力同等之區，則地租將永無發生之望。天下有費幾許勞力之土地而不生地租者乎？李氏又謂如改善農業，則不惟抑耕境之下降，且道耕境之上進，故足以豫防地租之騰貴。然而農業改善，非一時所能爲。若由邃古以來，卽從事改進，則日積月累以迄於今，其進益之程，豈不令人以驚訝歎要之，地租非他，特爲施於土地資本之報酬而已。

馬古饒氏之反駁，更爲有力。其言曰：李氏謂耕稼由上田下降，模氏謂由瘠土上升，皆爲察其曲而不知其全之偏論。蓋耕稼之初，非必由上田而始，亦非必由瘠土而升也。次則李氏謂地租由於自然之差別而生，模氏謂地租由資本之報酬不同而起。皆欠精確。地力之生產，卽無差別，資本之報酬，卽無不同，而地租亦必因地主佃農之需要供給而生，其多寡增減焉。又李氏謂下田所生之穀物，雖需要生產費爲最多，而常爲同一市場之穀價所左右，亦全屬因果倒置之妄論。恰如謂熱度高進，乃因寒暑表水銀之上升者然。何也，非爲生產費多，乃生穀價騰貴之果，實因穀價先昂，而下田必要之生產費，遂於以加多耳。要之，李氏之論據，乃從倒果爲因之誤而來，遂違乎邏輯而一一與事實相反云。今試摘兩方之爭點，爲對勘之如左：

一·李氏曰：穀類總價，因諸穀類耕境最遠之生產費而定；然馬氏則曰：市場穀價，實生產此耕境最遠之穀類。

二·李氏曰：社會日進，則耕稼降及於二等地，而一等地之地租忽起，馬氏反曰：迨一等地

地租論第十

五〇

地租既生，始降而耕稼二等地。

三。李氏曰：耕境下降，則農產物價上騰，何也？因從事生產須費多量勞力故也。馬氏駁之曰：農產物價騰貴，則耕境下降，何也？因耕稼雖多費勤勞，而尙有利益故也。

要之，馬氏僅以地租爲地力之利息，奉此利息以易地力之使用權，卽以租易生產力之交換價格而已。故緣地主佃農之需用供給而決定其多寡之量云。

李氏地租論揆其論法，夫固精巧絕倫，惟度理之根本既謬，觀察界域頗失諸褊狹。如彼既斷言地租爲使用土地固有不減自然力之報酬，而有無限騰貴之傾向矣。然其耕境之自然力次第盡滅，而其報酬之地租尙愈騰愈貴，則如何耶？然則彼視地租爲報酬自然力者，非欠正確而何？此其一。次如謂由較優各地產額中，減去需費過多最下田之產額，而仍有贏餘者，卽爲各田之地租。然最下田所需之最多生產費，將於何處求之？求之之範圍，又將如何定之？生產費本依耕稼種類及各地生計之特殊情形而自有同異，各地方就各種之耕稼，各種之情形而求最多生產費，果何用歟？此其二。又如斷言地租之高低與耕境之昇降爲反比例。意謂生齒蕃滋，日用所

需田形匿乏。故耕境盡墜。愈下。及庭於最下田。則上等田。地租愈見其昂貴。其說明上田下田地租差別之變化如此。然則如耕境絕無變化。惟一二既耕之地。或因地方之減耗。或因地位之變化。或因他方事業之盛衰。僅於特殊各部之中。忽生地租高低之象。則又何如此。其三。又如李氏以地位之便否。爲地租差異之原因。然則李氏地租論。果能適用耕地以外之土地。關於宅基之地租。又將如何適用耶。同一宅基。而爲居爲市用各不同。居其上者。因所營之業有不齊。故其利益之差別。揣測匪易。然緣街市經界。再無隙地之可降。則其地租。必益見其騰貴之實焉。是果將李氏耕境論爲之說明者哉。此等問題。原因繁曠。窮原究委。關涉孔多。詳論於歷史門中。似爲不合。容於本論適宜章節中討論之。然若李氏所言。單論耕地地租而止。謂耕地地租。其大勢所趨。終當歸着於各田之自然餘利。即歸着於所即謂「產物價額與生產費之差額」。似庶無大過云爾。

自由政策及產業改革第十一

英國經濟學家之自由主義。實大昌於亞丹斯密馬爾達李加多三子。爾幽集成。其勢遂牢不可

破。流風餘韻，飄揚歐陸，而與浸潤人心既久之自由平等諸政治思想，冥然會合。維時各邦商業，愈演愈進，交易區域，遍及全球，通商關係，迥非昔日之比，遂終有不得不睹其生計政策之丕變者。降及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之生計政策着着發揚，舊時國家之干涉制度，特權制度，隨在破壞無餘。破壞終則建設始，凡營業契約之自由，主佃從屬關係之削除，制限土地所有權之廢止，貿易交通之自由等事，羣爲之努力建設矣。

新機之運施，先起法國。政治上之大革命一起，即於千七百八十九年廢削主佃從屬之關係，剝奪地主之司法權，及漁獵權。越二年更解散職業聯合會，確認營業居住之自由。其於外國貿易也，因襲拿破崙戰爭之後，以保衛國民勞動之旨，存保護關稅制。迨千八百六十年於拿破崙三世之朝，締結英法條約，廢止禁止輸入案。輸入稅之定率，按價抽取，並限定在三分以下云。繼法國而採用自由政策者，爲普國。於千八百七年，既宣布解放農奴。後此三載，廢止土地所有權之限制，又承認營業自由之原則。繼於千八百十六年，撤廢國內諸關稅。後二年，復改正國境關稅。不獨自由貿易主義確立也，且提自由貿易主義，以游說北德農業諸邦。於千八百十九年，

締成北德關稅同盟。又次第威逼工業地南德諸邦。遂於千八百三十四年。使德意志全國關稅同盟告成。內則建設諸邦間自由貿易。外則貿易政策亦因時變更。迨千八百六十年自由貿易主義遂於以確立焉。

英國無可解放之農奴。其工商之營業自由。既於十八世紀以來。實際推行。唯學徒法之廢止。至千八百十四年而始行。對外貿易。障害叢生。及十九世紀初葉。自由主義尙難採行。其後覺穀類條例妨害工業甚巨。以高布登蒲若特擘畫。遂於千八百九十四年二月。廢止該條例焉。於時又減輕輸入稅。並特將材料輸入稅撤免。迨千八百六十年英法條約成。自由貿易主義之基礎。於焉確定。至千八百六十九年。其純粹自由貿易制度完備。保護關稅至無一存者。

其餘諸國。亦從大勢所趨。略採自由主義。用爲布政之方。於土地所有權及農民自由等限制。一律刪削。外國貿易。雖不若英國之完備。然其大體亦均趨重自由主義。營業之事。亦以自由爲本。至商業交通契約。則更顯爲自由焉。價格。傭金。及服務時刻之約束。大體亦多撤廢。但有涉及一羣公安公益之職業。須得有司之許介及警察之監督耳。至安息日及保衛勞動所需之各種限

制，各國尙共存之。

自由政策及產業改革第十一

五四

於是而產業革新之事起。當拿破崙戰罷以來，迄千八百六十年，約四十五年之間，歐洲各邦，休養生息，國運共慶小康，生計產業，遂因而日新月盛。千七百六十四年，蒸汽機關既經發明。千八百三年，即供船舶之用。至千八百三十年，滿立（Manchester and Liverpool）鐵道開車。千七百四十二年，塞秀司之蓄電法，於千八百三十八年實用之於德律風。千七百六十八年，奧克萊特氏之紡織機成。千八百五十年，布爾斯氏德律風法成。千八百五十六年，伯思麥之鍊鋼法發明，其他甘糖玻璃之製造法，亦相繼創成焉。汽機，紡織機，及鐵糖製法，其施諸實用既遍見於各國，而船舶，鐵道，德律風，及鐵糖紡織等業，亦日起而大有功。於是規模宏大之業，盈千累億之資，遂因之鱗若而興，蚨若而集。因分業通財之利用，成效卓然。生產之增進，貿易之繁興，蓋全與昔日異其趣矣。諸國現狀既已如斯，故一方則激增富力，一方則變化產業之布署。其尤足重者，職業聯合會之制度，亦從結社自由之例而罷廢之。弛學徒結合之禁，刪勞動拘束之律，分力合作之工場大典，而孤獨之手工家，遂至根本銷毀。專務於勞力之人，爲數既衆，又因資財之

用途鴻闊，而經營資本之客，亦實繁有徒。故勞力資本兩家，屹然各成塔級。此則資本主義，極其橫行，彼則勞動問題，相繼而起。又因工業之規模宏大，出品山積，各尋銷販之途。而國際競爭，益加激烈，外國市場中，幾致失國產之銷路。故各國應時所需，思再興保護政策焉。

會丁此局，一面卵翼資本主義，一面又唱導勞動問題，於學界中巍然表示其中介態度者，則爲英國經濟學家穆勒約翰氏其人也。John Stuart Mill

勞金基本說及救貧策第十二

英國經濟學派如馬爾達論貧困問題，李加多作地租論，固皆於人之所得，及富之分配兩事，已著論及之矣。顧明確區別生產分配，於分配論試行特別研究者，則爲其國碩儒穆勒約翰焉。

穆勒英人也。生於千八百六年。年二十三，即發奮著「經濟學疑問」一書。時在千八百四十四年。此書出世，既博令名。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又作「經濟學原理及社會立理應用論」，裊然巨帙。書凡五卷，卷一生產論，卷二分配論，卷三貿易論，卷四論社會演進及於生產分配之影響，卷五論政府及於計學之影響，以李加多之說爲主。加以觀覈事實，綜集諸先哲之論說，凡屬經濟

學問題，皆爲之勞徵博引，羅網無遺，洵經濟學中盡善盡善之一大著作也。茲所以稱英倫經濟學派之殿軍云。

穆勒氏既區分生產論與分配論。至其主見，則謂生產之理法，乃由自然不變之天則而成，非人力所能如何者。此其義固與先儒亞丹斯密之言，若合符節。及其論分配也，則謂分配之理法，應社會之演進以變易其方法，而左右於人爲之法制者也。若分配資本勞力之報酬，其關係尤不得不然耳。

勞金資本說，固發端於亞丹斯密及李加多兩氏，而詳爲推闡，以前述之主見，於分配論中細爲論定者，則穆勒氏也。今表揭其大要如左：

勞金者，因人口與資本之比例而定者也。詳言之，則普通勞金之額，乃從得勞金者之數，與總充勞金者之財額多寡而定者也。國家有時特儲蓄充勞金所用一定之財，而此財額恰當其國所有資本之一部。然其資本總額，與由此總額中指爲充勞金所用之部之比較，常非必相同，得隨產業之情形，及人民之習慣，而時時變動焉。顧有時其勞金部分之額，即謂

爲由資本之額而定焉，亦可。此卽一定時期一定處所之勞金基本也。勞金基本以他時之比較言之，固有所增減，然於一定之時言之，則固確定不變者也。此確定之額，無論由於法律，由於民意，將由於主人之愛情，抑由於勞力者之請求與脅力，皆不得使之變動也，故確定爲勞金基本之額。因自由競爭，僅及於分配之率而止，卽此勞力者所占既豐，彼勞力者所得遂不得不絀已耳。否則不致令全行絕業不已。何也，勞金基本既已確定，各種勞金不過於其中競爭分配故也。此定額之全部，一律分配，毫無損耗，至爲各勞力者所領得之平均額，乃真正勞金也。故勞金之決定，終視存於勞金基本與勞力名數間之比較以爲衡，若然，則非勞金基本之增加，抑勤勞者人數之減少，則勞金決無騰貴之理。又設勞金基本之減少，抑勤勞者人數之增加，於此則雖欲勞金之不下落，不可得也。

故目下救貧之策，於設法增加勞金基本外，不得不更圖人口之限制。蓋如增加勞金基本，非無救貧稅以給與貧民職業工銀之法也，非無補助勞金法以補充勞金不足之法也。非無均地法使勞力者自耕自給以補救勞銀不足之法也，不然，則獎勵私人之慈善以圖勞

金基本之增加，亦可。何則，國家與社會於賑濟苟延殘喘之貧民，皆有義不容辭之責，此則確然無疑者也。願如欲以前述諸方法救濟一般貧民，非所以促人口之增加，助長勞金之下落哉？故救貧政策之大本，惟有以限制人口爲主之一法。爲細別之如左：

一，以國費教育勞力者之子弟，發育其智識道德，以養成其先見克己之能。

二，因矯正早婚之風，（甲）務唱敦促勞力者自覺之輿論，（乙）如尙有無恥不聽者，則以法律之命令，代道德之命令，而設立婚姻限制法。

三，以國費保送殖民。

四，割文化未開之地，劃分小段落，以給勞力者，養成小地主之基。但得因時宜，以公債之利息，貸與所需之資金，以資此策之實行。

五，政府可自行救貧之策，毋賴私人之慈惠。但必加被救者以若干條件，俾自覺其待賑之可恥。

夫同盟罷工，乃勞力者自助行爲所應爾，其不可禁以法律，固無論已。然若以勞金基本之

理論衡之，則立覺其爲計之左。何則，胸無成竹，不察時機，獵欲強迫他人，漫然行此同盟罷工之舉。以無理要挾，迫累資本家。及其終也，減耗勞金基本之根源，而累人者却以自累焉。然如握事業繁盛之時機，審資本家利益之厚薄，而欲分其所應得者之一部，因自然之同情以與其正堂堂之師，則社會於此，方將表示其敬意。而資本家既因此震撼，恍然自省其非，遂均其利益之一部，以資分配焉，斯則正當之行，而策之上者也。云云。

對於勞金基本之理論，非難剖擊，議論頗覺紛紜。若其時之蘇雲登及其後之徒蔭弼馬古饒布若士等是也。

(備攷) 蘇雲登氏曰：若果有充勞金所用國民基金之存在，則是不外國民中設置資本家社會之各人。各集合其小基金而已，然此所謂各人，果各自有此基金乎？各資本家無論爲所自有，抑假諸他人者，要皆有一定之資金，此固然已。然當彼之盡額使用也，必先以購置家族或一身費用之餘額，用於彼所從事之事業。當其用之於事業也，必分爲數部，以一部充修繕家室器械之用，一部充購置材料之資，其餘一部則必用之於勞力。然所

勞金基本說及救貧策第十二

勞金基本說及救貧策第十二

六〇

謂一家之費用，所謂家室器械之損折，皆各從其原因而變動，決無一定區畫於其間。材料之價亦然。然則僅勞力之備金不變，能乎否耶？矧勞力備金之本體，往往自爲變動者哉？設人人無勞金資本，卽無分配備使各勞力之固定資本，又何有由此資本而成集合資本乎？又豈有爲國民勞金基金者乎？穆勒氏以所謂固定確定者，爲此假定勞金基金之要素，以若干資本額，於一定期間，分配於勞金名義之部下，人誰得而非之？顧唯一之問題，卽在此額果爲確定與否之一點，設爲不定歟？則無分之之方。然則指爲勞金均率之分子，將從何設定耶？云云。

徒蔭弼氏曰：勞金者從生產總積之分配而發生，決非如穆勒所信爲來自資本中者也。勞金之多寡高低，比例生產總積之分配而決定，決非由資本額之多寡而決定者也。云云。

馬古饒氏曰：穆勒氏誤以資本爲需要勞力之物，是其根本之缺憾也。勞力之需要，實視勞力之效用如何爲消息。而勞用之效用，不外因役使勞力所得生產之結果而已。故生

產之結果，乃真決定勞金之標準，如以勞金之高下爲決於資本之豐絀，則非也。云云。布若士氏曰：穆勒以勞金爲一國總資本之一部，其基本常爲確定而不變者，由勞力者之競爭，僅得於此確定額中，均分各自之平均額而已。至於基本之自體，則決爲屹然不動者也。然確定不動之法，究竟何如彼，又不爲之證明。若進叩其一國生產資本中，將以何部爲勞金基本。彼唯答曰：充支給勞金所用之總額，卽爲勞金基本，是丐問答詞，恰如鸚鵡之對語。然實不得謂爲解明勞金基本之界說也。何則，充支給勞金所用之總額，乃因所給勞金之多寡而飄揚蕩漾，茫無涯涘者也。云云。

又盈白氏說：貨物基本論，卽所謂新勞金基本說也。其中有曰：貨物基本，既由蓄於社會諸貨物之確定量而成，而爲勤勞者之生資者，特日用必需諸貨物之數量耳。此數量非如英國學者所謂伸縮不定，凌空無着之資本，乃確然常存者也。且此資本貨物之增加，以使用於生產期之延長爲主。因而資本家所得之餘酬，却有減少之勢。然至於勞金者之備金，則較爲騰貴焉。惟其增加率，因由貨物之增加而來，其變至緩。至所謂備金，則勞金基本說及救貧策第十二

爲對此貨物基本所發行之支拂命令之類云云。

所謂勞金基本，果於一定時期存在於一國者歟？所謂勞金，果爲此基本所左右歟？抑視生產總積爲消息歟？詳推細論，雖越歷史門之範圍，然勞金基本，乃指資本中之一部以充其用者，今既認此資本爲有，又烏得不認此勞金基本之數量爲有耶？其數量之所以不得明言者，亦猶精確資本量之不得明言也。至其勞金決定之理法，如令不佞判斷之，則兩說俱是。唯其觀察之點，少有不同耳。勞金之決定，往往以資本額爲主因，資本額之變遷，往往因生產量之多寡。故即解永久勞金之主因爲消息於生產量也，亦宜。

要之穆勒之論，實以馬氏人口論、李氏地租論爲之基，而又超然立於其表。進論勞金基本之理，揭人口限制之方，漸脫放任自由之正統學派，而底於遁世社會主義及德國新學派之門牆。其晚年自叙傳中有曰：「吾深盼夫無貧富併峙之社會，爲可企及也。吾深盼夫不勞力者不衣食，舉世之芸芸總總，均莫逃此規則也。各盡其勤勞之因，乃獲生產百物之果。至生產物之分配權，不可決之於家世，務宜決之於正義。」細釋其詞，非即其近於社會主義及新學派之一證歟？惟

彼於分配問題，覺悟小己自由，非必與社會利益同出於一轍之初念。察其所主，尙欲以小己之道德良知，爲維持矯正之具，非若德國新學派全認國家之干涉爲至要者也。故爲穆勒定論，謂其寄半生於正統學派，投半生於社會主義潮流中，可也。而察其介居兩主義間之形蹟，亦可以占當代之思潮矣。

社會主義第十三

社會主義之名稱，唱始於法人儒羅彼於千八百三十八年乘法國革命之餘勢，痛其時小己自由主義，及因機器技藝演進之結果，而於產業上大占勢力之資本主義，濡染浸潤，風靡於一世，乃唱爲反駁之論，舉社會主義之義幟以號召焉。其後支分派別，諸說紛歧。今欲備陳其意，確立界說，甚非易易。德國瓦固那氏之界說曰：『社會主義者，應社會全局之所需，容認國家對於小己之羣聚生養，及生計行爲，皆有管轄統治之權。』是也。此說固常爲人世所引用，特其意嚮歸宿，漠然無垠。微特不適用以區別他科也，且實行者僅限於國家，不免失於狹隘之憾。以不佞校之，似肥立鮑之界說爲近於完備。其言曰：『所謂社會主義者，爲容認小己之生計，左右於社會』

條件之事實，因而欲以生計行爲之秩序，及產物之分配，委諸社會決定之主義。』是也。卽等於所謂社會主義者，認生計上財產與所得分配有不平不均之事實，爲社會一大缺陷，欲補此缺陷，乃依國家之力，與社會之決定，以整理生產分配等之生計方法也。此界說既足以表明歷史上所見此主義之動機及必要，而又能包羅各派社會主義而無餘也。

探尋此派社會主義之起源，史家多歸功於法國盧梭之一派。其揭平等之奧曰：『人類自含生以來，畢究平等，積年閭世，因社會制度之結果，不平乃起。而此不平等之源，實導自私有財產之制。』思詞激越，遂演起法國大革命，而懷然爲一世所戰慄焉。其後漸變其貌，傳播歐洲諸國，至流出旁支別派之種種社會主義云。

英國社會主義，概爲自助，而爲高德文與文戴森茅念士等所唱道。就中以奧文氏新道德世界（一八二〇）年及茅念士氏耶教社會主義（一八四八年）爲最重要云。

奧文氏曰：欲去小己爭奪利得，互相逐角之弊，可設和衷共濟通財協力之社會以代之。務在小己指導之下，使生產各羣所必需之品，對於人人之勤勞，按其晷刻，給以勤勞憑券。勞

力者如持此券而來，則酌給其日用所需諸品。獎勵教育，培養道德，以殷實有德之人，組設盡善盡美之社會，是則予所期望者也。

茅念士氏謂：矯正生計上根於自由競爭而來之非禮非義貪婪無厭之行爲，及改善勞力者由此而生之窮迫不幸，灰心喪志之弊害，其道不外從基督教之主義，以博愛同仁之締合爲社會之根本而已。先設一勞力者生產聯合會，由此及彼，漸臻完備，使各聯合會間，生產百物，互相交易，以有易無，用資消費。從小已進修道德之結果，迨易其民質。及其實漸舉，則使農工商一切產業，均包括於聯合原則之下焉。

二子各從事實行，而未見成功，輒遭廢棄。由是而知勞力者非秉政操權，運施此策，自無由達所蘄嚮。於是而政黨之擘畫始焉。如千八百三十八年之勞動協會，千八百八十四年之社會民主同盟，千八百九十二年之獨立勞動黨是也。然皆不以改革現行社會制度之根本爲歸宿，主綱所注，僅在要請選舉課稅及保衛勞力等方法而已。

法國之社會主義，多麗於空虛，凡生產分配之組織，均欲改造，俾爲一羣之所公。唱道此說之主

峯，有謝蒙伯爵（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年）之新基督教主義，富利哀氏之新產業世界，蒲郎氏之勞動組織論（一八四四年）布儒登氏（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之生計矛盾論。謝蒙曰：勞力者之數，在今日社會爲最多，其階級又在今日社會爲最貧。殷富之室，暨中人家，嘗互相結合，以破封建之階級，彼等自由，固完全獲得矣。然其自由，特富裕者之自由，對於勞動者絕無絲毫之益。與曩者封建之世，奚擇哉？夫社會之生財，與人羣之進化，端以勞力者爲動機。故一羣之主權，自應爲此輩所掌握。元來基督教之主旨，專務增益下級人民之幸福，培養其道德，而發展其天賦之自由。故以此宗教之親愛主義，代替攘奪制度。俾人各就其力所能爲者，從事於動作，以造成按勞給薪之新制度。凡緣於誕生之特權，如襲產權等盡行廢止，而於國王監護之下以經營之。云云。

富利哀氏曰：自由主義不但爲增加貧困患難之媒，且使自農工等業至於日常生活，皆人各孤立而無締合之緣。因而勞力貨財，徒遭浪費，爲生產之阻害，昭然可觀。至於商業，其貨物分配之效既鮮，由彼等自收多數之富資以觀，可謂其四分之三，全歸無用。世人欲避根

於小已競爭而來之軋轢，及資力之消耗，發揚國民生產力，使人各自由展發其實力，因以組織規模宏大之勞動聯合會。夫勞動爲人生之天性，優游服務，自有不勝其愉快者。故以歡忻鼓舞之情，任協力同居之事，則其終也，必增益勤勞之效果，而產業亦駸駸焉日臻勝境。凡所收穫，均應人人所貢獻之資本才力，公平均配，則貧困患難，於焉消滅，人人安居樂業，各享其無疆之庥矣。

蒲郎氏謂：曩者政治革命，爲主持人生之權利；吾人更應以經濟革命，爲主持勞力者之權利。國家有設立勞動聯合會之職，有與吾人以勤務服勞之責。故宜大興公債，建立各種規模壯大之工廠，俾勞力者息則同居，勤則合力，以從事於生財之道。國家自爲最大資本家，可綽然而與其他挾資之家共競勝利。如富於資者，惠然入會，則按其資本與以子錢。至聯合會之利潤，僅得按名均派，以惠勤力任務之徒。凡爲該會之員，皆互任經營之責，廣延入會者輩，以期逐漸擴張。止自由競爭之害，息私人壟斷之機，而代之以和衷共濟互相任責之道。念斯則芸芸衆生，舉自勤其手足，量材授任，載勤載勞，養欲給求，鶉居鷄食。所謂聯合

精神，於焉完備矣。蒲儒登反對集中國家之社會主義，別倡自由主義之社會改良新案。其說曰：處私有財產制之下，挾資者流，多以之爲剗削勞力者之具，而使勞力者於自力所生之貨物，不能收有其全部。夫勞力之徒，爲一國消費者之主，既剗削其購買力如此，故生產上之恐怖往往發生，致挾資家有蕩產之憂，陷勞力者失業窮困之害，社會事業，百弊叢生，蓋亦勢所必致也。顧欲芟除此弊之本根，而奪小己之自由行止，則畢竟爲強迫不平之制。以暴易暴，會何利之足云？故根於生產法之平等使用，與產物之自由交易，以立平等自由結社之制度，乃最善者焉。欲施此策，必先設一信用聯合會於其羣。凡生產者所需之資，均由此會借貸而不取其息。以該會之憑券，充其借貸之資，俾流通於各員之間，以作貨幣之用。如是則人人皆得爲資本家，因而消滅挾資者之特權。使畢歸於平等。利息地租，泯然絕跡，凡得需用，須自勤勞。不自生財，應無所得。實行此制，不可委行使權力強制之國家以當此任，須一任全部會員之自由決定焉。

法國此外尚有蒲爾克等之社會主義派，亦皆名高一時。至其施行之方，則多以運動政治爲主

限。此法國社會主義者之特色也。如所稱千八百三十九年之社會黨，千八百七十一年共產黨，千八百八十年後之獨立社會黨，革命勞動黨，及法國勞動黨等，皆極力主張共產民主之社會主義，而又奮起直追欲以奪取政權者也。

德國產業之進化，較他國為甚遲，而其國情又艱於養成自由之風尚，故社會主義之勃興，亦因之而殿於他國。然於千八百五十年，既有白爾秋之異軍特起，繼而於千八百五十九年有科學社會主義之白眉馬克司者出，更於千八百六十三年又有共和社會主義之若撒來氏見焉。

白爾秋氏（一八〇五—一八七〇年）之社會主義，為欲廢私有財產制之漸進社會主義，且與民主社會主義相異。其採用之根本思想，以國家為獨立之社會組織體，以小己為社會組織體中之部分生活體，且順從全體所蘄求之利益。故稱為最近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即論壇社會主義）之源泉也。其生計之說，即自亞丹斯密氏「勤勞生產物為勞力者之自然勞金」之言，引申而廣衍之。以貨物之價值，視費於生產之勤勞時刻為權衡。按時計核，以決多寡。於其勤勞者精練與否之間，立相當之區別。精練短時間之勤勞，須與拙

劣者長時間所勤勞者同視。如是則勤勞時間，按各業勞動之難易，立爲一定之標準。然後普通精練勤勞之人，於此所定時間，確定其普通勤勞之量，謂之標準勞量。按此標準勞量，給予標準勞金。確定此等規條，爲國家之職分。且須於全羣各所設立貨物受授廠，凡持產物至廠者，如其勞量，給以相當勞幣。所謂勞幣者，卽明記勤勞時間於額面之憑券，以之證明生產所費之標準勤勞時刻也。懷此憑券，往各所之貨物受授廠，則按額面所記之勤勞時刻，取得相當之貨物，以自厚其生。此雖非急廢私有財產制，然使小己各直接平等，從屬於國家。一切生計關係，皆國家自行整理。根於正義，以均配自然勞金。於是厚有資產之家，耗財恣樂之利，愈趨愈減，遂達於廢止私有財產制之實云。

馬克司於千八百五十九年著經濟學評論，至千八百六十七年，託資本論之名，根於經濟學價格之原理，以主張科學社會主義焉。彼之價格論，汲亞丹斯密及李加多之餘波，謂勤勞卽爲價格。至其結論，乃反對自由主義，不亦奇歟？請於左述之：

凡物之有價格，乃因需用人類勞力之故。故所謂價格，不過爲所費勞力之分量而已。而勞

力之分量，即爲勤勞之時刻。茲所云勤勞時刻，乃總合一羣勞力者所費之時刻，裏多益寡，得其平均之謂。顧事業有繁簡，是以繁曠勤勞之一小時，應視作簡單勤勞一小時之數倍。由斯義以推，凡百貨物，苟生產所需勤勞之時刻相同，則其價格斷無不同之理。然就今日實際以觀，價格不決定於勞力之分量，即不決於勤勞之時刻，實決定於市場需要供給之情形，而又依一種之標準貨幣爲計算。故價格之全部，與所需勞力之全量，往往相差，而勤勞遂反爲貨物之一焉。僅於生產費不足支給之時，受其貨幣勞金而已。

今設有一人焉，其一日生養所需之貨物，費普通六小時之勤勞，即得完全生產之。而其六小時之勤勞，價當三馬克之貨幣。於是有資本家者，日出三馬克勞金，以雇役此人，而以自購生產之材料，如紡機及棉花等，交付之，使製造如綿絲等之生產物。當此時也，如產出棉花一斤，需勤勞二小時，製出紡機一架，需勤勞二十小時。則棉花一斤，價當一馬克。紡機一架，價當十馬克。其製造綿絲也，棉花一斤，可得綿絲一斤，而紡機之虧損，又當百分之一。設一人一小時製出綿絲二斤，而服役時間日爲六小時，則所得綿絲之量爲二十斤。其價格

合計棉花十二斤之價十二馬克，紡機虧損費即紡錘全價格百分之十二，價一馬克二十分尼，與六小時勞金三馬克，共為十六碼克二十分尼。顧此所計之數，特資本家收回其支出額已耳，並無絲毫益利也。若資本家於此，日役勞力者十二小時，則資本家得綿絲二十四斤，價三十二馬克四十分尼。其所支出者不過棉花二十四斤，價二十四馬克，紡機虧損費二馬克四十分尼，及勞金三馬克，合計二十九馬克四十分尼而已。兩相比較，其差為三馬克，即為贏餘價格焉。此贏餘價格，乃由資本家役使勞力者以久長時間，搶掠其產出額之一部而生者也。

是畢竟產物全部為今之私有資本制所左右勞力者失其生產者昔時之位，因自由競爭契約，至使勤勞如商品然，可以生養費之勞金買賣之焉。

故救濟改善之方，非短縮勤勞時刻，俾與勞金均平，即使勞力者得悉收其所產之全體價值，二者固必居一於此已。顧兩策之中，皆未有不核計各勞力者以力產出之價值，及所費之普通勤勞時刻也。特其變化原因，甚形複雜，不獨核算維艱也，且必由產物全價額中除

去非生產吏員及無生產力者之生養費，並資本之收回費儲蓄費等，更屬困難問題焉。設即能排此等困難，而遂其核計矣。然私有資本制度乃其根本之弊因。此弊因伏而不滅，則貨物交易之價格，往往變動，財產集積，所在皆是。資本勞力兩家，失其對立之權衡，搶掠勤勞，滅耗多數者之購買力，而生產過多，則恐慌之險，及勞力者失業之不幸，亦終不能免者矣。

然則欲解決此弊，其不可不求社會制度之改革也明矣。其方法無他，以今日財產制度之結果，勞力貧民，既占社會之泰半，利用此太半之機，遂政權於其手，藉其衆庶之權力，變一切生產之方，爲通財共產之制。使社會小己，同心戮力，因其詢謀僉同，經營全部之生產。且使社會貧民，解脫挾資者一切之生計縛束。通力合作，互相生產，互相消費，恰如舊印度之部落，及南部斯若布之家族村落者然。云云。

若撒來氏嘗受馬克司之指導，而爲德國之專心致力，希圖實行共和社會主義者。又爲千八百六十三年組織勤勞聯合會之人。其言曰：方今普國人民爲勞金鐵則所制馭者，常十

之八九。對於此則，藉小己自助之力，既艱於奏功，固不若藉國家之補助，建設通功合作之生產聯合會。推行擴充，俾凡屬從事勞力之徒，陸續入會。致勞力之子，盡爲創業之家，脫挾資者之羈束，謀品位之隆高。國家對於此會，應貸其一億「達來」之母錢，而不取其子。云云。如上所述之德國社會主義，皆爲民主社會主義，而期於立朝枋政，以創設民主國家者也。故從事於政治之運動焉。如千八百六十四年所創立之萬國勞動協會，及千八百六十九年所立之「阿遜拿哈」社會民主勞動黨（社會民主黨）是也。

上叙諸社會主義，其所主張，雖歧異繁賾不可捉摸，而其中議論之根據學術，條理之首尾貫通者，則自應推馬克司爲最。馬氏謂私有制度，戾價值價格之原理，如廓清其弊害，及謀救濟本根之方，則在廢止私有制度，此其所主張之真體也。不佞對於此旨，雖不得於此詳試其議論，然欲一言以評之曰：理論透徹，實行無期而已。

價值非僅爲勞力之結果，於今日價值生產費說既破，價值評定說盛行之世界，夫固決然無疑者矣。然價格之所以不與勞量一致者，實今日盛行之私有制度爲之厲階，此不佞所敢斷言者。

也。設私有制度不存，則自然之贏餘價格，亦斷無存立之理。將如馬氏所云：一切物價自與所需之勞量一切相等矣。故馬氏之以廢止私有制度為蘄嚮，衡以論理，如關於價值價格者，固無誤已。顧有不直接從事生財之勞力，其終也將何如認定其價值，核計價格耶？即產物價值，與勞力分量，將如何使為一致耶？此殆別無勝算之可操矣。次則其數現行私有資本制之弊也，謂有搶掠，購買力減耗，恐慌，失業，困窮等害，抑何多歟？於是而有白雲思德蔭反對之說。謂社會進化，固有與之相調劑者，非必盡如馬氏所列舉。然即姑如馬氏所言已，將取此弊而一摧殘廓清之，廢一切私有制度，為自由之共通生計體，亦如馬氏所希圖者。然則共通生計體，對於各種複雜勤勞，按其標準勤勞時刻，均酌其實物勞金，果能一秉至公，絕無偏陂耶？不然，則積此不平之因，其終也有不釀成搶掠，恐慌，困窮之果也耶？

藉使標準勤勞時刻之核定，公明如神，絕無分配不平之慮已。然現行私有財產之廢止，果能見諸實行歟？廢止私有財產制，烏得不與現行賞罰及裁制之機關，完全相反哉？烏得不維持勤怠巧拙好惡怨喜之差別哉？是非終相矛盾乎？苟人類非藉游氣浮光而生之動物，又無以代其自

歷史派及國民生計主義第十四

七六

利利他之心性，則馬氏此策終爲不可實施之計畫云。

歷史派及國民生計主義第十四

通財共產之社會主義，既偏於一端而不克實施矣。當此派痛詆小己主義之生計說時，又有異軍特起，大唱反對自由主義之論法者，則稱歷史派之相對說，及國民生計主義之學說，是也。

歷史派之名，雖唱始於勞遂爾氏。然當李加多派之隆盛時代，英國有耶門斯 (Richard Jam-es. 一八三一年著富財分配論) 德國有李師 (List 一八四一年著國民生計制度論) 皆爲歷史派之鼻祖。次則勞遂爾氏於千八百四十三年，成「歷史研究之國民經濟學」一書，公於世。霍代蒲蘭氏於千八百四十八年著「現在將來之經濟學」，古念斯氏於千八百五十三年印行「歷史研究之經濟學」，於是德國經濟學之基礎，遂於以確定矣。

自來德國經濟學原淵源於千七百年代之官房學，視經濟學爲王侯治產術之一科。遲之又久，有蒯訥密斯之放任自由主義盛行，及勞來白牛斯、浩福曼、鳩倫、海爾曼等之自由學派輩出，經濟學原理之討論，闡幽研幾，漸入勝境。凡政府與產業之關係，襲官房學風之思想，以修補自由

主義者甚多。及關稅同盟既成，國民生計之思想，於是益加，而歷史爲經，保守爲緯之國民經濟主義，遂釀成德國經濟學特立之素焉。

德國經濟學家如布林司密斯氏，自稱爲德國滿戚司達派。創經濟學會於伯林，以鼓吹自由貿易主義，固宛然成一敵派。然所謂德國經濟學派之風靡一時者，則稱爲歷史系之新學派。此派議論，斷定英國經濟學派爲獨想之舊學系。而謂經濟學爲因饜足人類正當之欲望所經營之秩然有序之行爲。其大經大則，常隨各國時勢而變遷，絕無永主故常之經法。吾人從事於經濟學，要當視爲閱時積歲之事。其生其長，皆有生機，遞嬗遞變，綿延不絕。故其法則亦不得不潛滋闡長，積年累月而變遷，而隨時因境，與各國情勢相應而行焉。非小己之所獨，非世界所能公，乃一羣之民，互相營爲締合者也。此卽其歷史派及國民生計主義派之名之所由來也。

李師氏曰：富之生產力，較富爲尤重要。經濟學之法則，必按此生產力之異同，與各國之時代境遇，相應而定之。今觀各國經濟生產力之變遷沿革，第一爲漁獵生計時代，第二爲遊牧生計時代，第三爲農業生計時代，第四爲農工業生計時代，第五爲農工商業生計時代。

苟位於溫帶地方，則其社會之發達，必循此序而演進。迨第三之農業時代，常需仰給精巧品於他邦。欲使農產物與精巧品之出入易於輸運也，乃以行自由貿易為利焉。顧進而入於農工時代，工業即甚發達，尚不免在芽萌幼稚之時。苟無保護之條，俾為外國工業所迫壓，斯其技術，將無達於精進完成之餘地，故不可不由於自由貿易焉。更進而達於第五之農工商時代，物品之製造愈多，材料之需要愈夥。於是精巧品之輸出，材料品及其他農產物之輸入，漸視為重要便利之事。故藉自由貿易以開此交通便利之機，而決無迫壓於人之慮。今之英國，既入此最後時代矣。故採自由貿易主義，增益其生產力，以日趨於富榮焉。法近於英，尚未能造此勝域，反之吾德則不然。今也尚未脫第四期之農工時代，故保護貿易之主義，有不得不斷然採行者。採行此策，雖於國民消費上犧牲其一部利益之事，甚或及其全部焉，然為確保國民生產力於永遠，烏得不忍其一時之犧牲？且此亦非永久之制也。設吾德產業教育，經營完全，技術發達，日底於精善，則又不得不罷保護之律，而興自由貿易也。云云。

勞遂爾氏曰：經濟學者，社會之生理學也。爲其歸宿及基本者人也。人心有理欲之分，一爲私利心之發動，一爲良心之命令，以互相衝動焉。其出而應社會之交際。因私利心及良心之相牽制，相劑相調，而謀公共利益之情念，乃於焉以起。而其心心相印，發爲公同者，卽爲宗族，社會，邦國，人類同情之基本。見天國於大地之上者，獨此心之所使然也。且藉茲商業，使人人利害，如蛛網脈絡，參伍綜錯，脈脈相通。以鑿人情者，卽爲自鑿其情所必由之道焉。如此委曲繁賾，變化無極之世相，終不可以數學之方式論也。如英國經濟學派，就臆撰虛構之人，以論經濟學之理。用以鑽研，固非無益，然不過憑空臆撰，究非純正研究之道。理想之社會主義亦然，採之於一國，施之於一時，容有適合之境。若以爲可通用於各國民各時代而皆合焉。則謬而已矣。生計制度，未有隨施輒當者。亦如人身之於衣服然也。云云。

歷史派之着眼於研究方法，頗稱適當。夫社會之生計現象，發於歷史，成於歷史，而畢於歷史，此不可爭之實蹟也。故當歷史派之鑽研經濟學之原理。討論經濟學之政策也，必藉歷史之事實與統計，以詳考其陳蹟，而博稽其度制。應其國境時代之變遷，以立相適之法則。不佞於此，誠無

間然。顧事實理斷，爲一切學問所不可缺之二要素焉。此則必不可忽者也。所謂歷史者，詳盡事實，無論其若何精選，而始於事實。終於事實，事實唯足證明存在而已，非足示以條理法則也。易辭言之，歷史者，甲事實爲甲事實，乙事實爲乙事實而已，非所語於甲乙之關係也。聽之而無聲，敲之而不響。夫欲叩之而響也，則必於所敲之事實而外，別有可敲之物焉，卽謂理斷是也。吾人所得於歷史之智識，乃內籀之知識。至理斷則據因果之相推演爲定理之外籀知識也。推其極理斷之事，雖亦由吾人固有之理性，感受外界之歷史經驗，籀爲此幽玄之智識。然此智識，却爲玄然獨立，豫存於吾人固有之理性之間者。對於目前事實之智識，則別爲一物也。目前事實之知識，乃判定於此智識之下者也。事實之智識爲門，而此智識則爲鍵。故非得此鍵，則不能開歷史之門，用吾人之理性，於其中籀出條理焉。然則僅依歷史所研究之學問，乃不備不具之學問也。依歷史以研究，視不依歷史研究者，固爲優已。然較研究法之精粗爲尤重者，則在最後理斷之不誤。否則研究法縱極其周匝，至理斷而誤焉，又豈止功虧一簣之類哉？學問之價值將因此全滅也。

此派依其歷史之觀察，謂一切經濟學法則，皆必隨時因境相待而成，用爲理論，固無不可。特經濟原理中亦有理法焉，可久用於各時，廣適於各境者，必非須隨時隨地爲之修正也。至於政策，則應時勢之變遷，因境遇之情實，以求運用之咸宜，此固無間於歷史派之所言也。然彼僅言「隨時因境」於口，而絕不道以何事焉。如此政策學，果得稱爲政策學歟？抑等於無所謂政策學邪？何也，時云境云，常變化遷流，不主故常者也，故不得不異舊而惟新是謀。然所謂新政策將如何修正舊政策而始適用邪？吾人於此，殊不能有所得也。

歷史派中有謂英國已入農工商時代，故必採自由貿易，德國尙在農工時代，故利於保護貿易，若法國則介於其間云。是卽歷史派所指爲時云境云之大端，而昭示其適用歟？願何以德國尙在必需保護之農工時代，而英國已獨進於自由貿易之農商時代邪？是卽所謂大端歟？抑因自國則採行保護主義，故臆爲斷定歟？此固非歷史自體之所昭示吾人者也。英國自千八百六十年以前，已採行自由貿易主義。然論者謂果英國爾時已進於農工商時代乎？然則德國當時已久採自由主義之貿易政策矣，而生產力則駸駸焉有日新月盛之勢。此固史蹟所昭垂者也。德

歷史派及國民生計主義第十四

八二一

於彼時見進於農工商時代，迨其後反退入農工時代乎？今後之德國果尙行保護政策與否不可知，然獨此國焉，疇昔也入農工商時代，浸假乃逆流而反，復退入農工時代乎？則是德國於千八百六十年農工商業，波湧雲蒸，已與英倫並駕矣。德國學者，多以今日英國之自由貿易利益甚微，而高其非難之聲，故謂英亦大醒舊夢，盛唱保護貿易之論。然則歷史派豫言英國藉自由貿易而日益繁昌者，爲謬誤乎抑英國至今方將反歸於農工時代乎？德派學說，誠所謂自便主義也。

新學派謂人生之經濟行爲，不獨私利心之運動也，亦賴良心命令之感發而相劑相調焉云云。精思遠考以論其詳，則吾人經濟行爲，豈獨自利心及良心之命令而已哉？亦賴自負心、虛榮心、博愛心、信仰心、慷慨心、報恩心、復仇心等，交錯組織以成之也。如英倫新派以爲一切經濟現象，僅運行於自利心之上者，其研究方法，既缺而不完，而其理論，亦不免狹薄不周之誚。顧經濟現象，若就實際之適用範圍，及其永續之時間以言，幾全爲小己自利心之運行所左右。即不然亦居其泰半焉，此則絕無可疑者也。故非以自利心爲重要之鼓盪，則其原理政策，斷未有不誤其

標準者。例如政策無論其爲保護也，干涉也，節制也，獎勵也，苟不以鼓舞振興小己之自利心爲首圖，則寧有效哉？夫事有經卽有權，經言其通則，權言其例外。經濟學若主經從權，以定原理政策之綱領，足已。

再歷史派於原理政策，亦不免混淆之嫌也。混視理策。實以英國學派爲最甚。英派之於原理也。認經濟現象以小己自利心之鼓動爲其根本大則，而推斷其因果關係，固非誣已。特以小己自利心爲鼓盪一切行爲之具，且必謂自營之私，與一羣之幸福相一致，因以放任自由爲必然之良策。是卽其理策混淆之所。夫所謂原理者。止於卽事窮理，猶爲定則，以明事實間之因果關係而已。至所謂政策，爲社會的倫理目的所命令，以求其達之方，乃存於原理以外之旨歸也。故原理之職，在推尋事實間因果之所關，政策之職，爲達其蘄嚮時所必由之道，其相異也有如此。此等區別，意大利學派頗能明之，至於德國歷史派則頗有可疑者。以彼鑽研歷史以推斷其原理，卽以此歷史事實爲人倫所不認，嘗保守往古實驗之方法。以爲將來之政策。是則歷史派之所以稱爲保守主義也。此卽其混同理策區別之由歟？

抑歷史派有全與英國學派相反者。即英派於原理論雖極深研究，而於制度政策之講求，則貢獻甚鮮。至歷史派於事實政策之講求，雖貢獻頗多。而於原理論則不能駕乎英派之上。如論價值價格資本勞力之原理，莫不皆然。至分配論，於決定所得之理法，既彰然從英派所論定之地租論，勞金論，利潤論矣。於決定原因中，加以政治與社會之現象，並在措詞之間，少加修正，語其微績如此而已。顧歷史派於國民經濟之思想，殫力鼓吹，啟發甚多，此固無可疑者也。此思想既為英派亞丹司密所明認。其於政策，取自由主義而屏絕干涉，就其事實，則棄集權而重分權。其所論說，亦多有趨向小己主義，或世界主義之勢。至德之歷史派，其源既濫觴於昔之官房學，始視生計為布政之策，迨關稅同盟，及統一分離諸小邦之事成，乃證明生計之事，範圍廣大，則其利益必較範圍褊小者為益多。於此而思潮一變，撤去環境生計之限界，而包羅廣土衆民，以成最大之經濟觀念，乃軒然勃發，而以羣力趨附焉。其自覺也如此，故其經濟政策，均以廣大之國民經濟為利益。欲以施諸實行。於一切現象，均由國民經濟之見地觀察之。如自由貿易保護貿易，則但視為所由之途，而不視為所蘄之極。至若李師其所採政策，茫無歸宿。僅由國民經濟之

見地以觀，利於自由貿易則從自由，利於保護貿易則從保護，要在應各國之時勢而決定也。不倭於此論之形式，固無間然。特其實質爲國權萬能之政治思想所拘，執已度物，流爲我見。幾以宙內萬事，無一不可試其保護干涉之策者，持歷史事蹟，爲其辨護之符，復昔日之重商政策，而少加以修正，實藉一時之名，以行其永久之保護政策也。且國民經濟，以歷史上之土地民族爲最大界限者也。既覺國外發展爲今日經濟所必需，又覺昔日之經濟封圻，早爲狹隘。故不得不脫舊謀新，以大白悟察云爾。

普法戰爭及德意志建國第十五

法邦革命，（三次）擾亂頻年。各國乘茲際會，着着運施，政治之民權主義，經濟之自由主義，界乎千八百七十年以前，直與國權擴張，及保護干涉主義相頡頏，而且占優勝之勢。迨普法戰爭以后，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德意志新帝國創成，此主義乃徐形其却退之勢云。

普國於千八百三十四年組成德意志各邦之關稅同盟也，收德意志霸權於其手，而軍器之增善，武備之擴張，直與經濟之昌熾相需並進。先破千八百六十六年時奧國之勁敵，執北德聯邦

同盟國之牛耳，乘其旭日昇天之勢，截禦法國之侵略。於時法以西班牙國王襲位之役，償普國之掣肘，藉法帝拿破侖第三之名，於千八百七十年七月間，對於普邦宣一戰，遂破歐洲頻年小康之世局，而開戰亂之機矣。

法以輕舉妄動，失隣邦之助援。甫及九月，遂有塞丹 Sedan 之大敗。法帝至不得已而投降，割地二州，償金五十億佛郎，以成巴黎城下之盟。繼此廢止帝位，於共和新政之下，朝野上下汲汲然忍其臥薪嘗膽之苦焉。

普國乘戰勝之餘威，一舉而成統一德意志之偉業。於千八百七十一年一月，創建德意志新帝國，制定憲法，堂堂然有併吞歐洲之概焉。迨千八百七十七年，因巴爾幹糾葛而起之俄土戰役，於時告終。德乃旁觀掣肘，使開講和會議於柏林。為謀奧邦利益，因據俄國之要求，半以間疏法之應援，半以誘致奧邦之親善。至千八百七十八年，與奧國結攻守同盟之約，以抗制法俄意大利於千八百八十三年亦與此盟，至是而所謂德奧意三國同盟之締約乃告厥成功。

奧意二邦，亦與此盟者，其故何歟？蓋意大利自千八百五十九年以來，苦於統一之戰爭，今雖其

業將成，而羅馬受法國所懷柔，尙未脫其羈馬。至千八百七十年，法法蘭西請和於德之時，遂割取羅馬俾脫法國之護援。意大利統一之偉績，雖克奏厥成，而國內之動搖，尙未鎮定。奧國則曩者脫離德意志聯邦，會同匈牙利以締爲一國，然而國勢新造，根本未完，茲三國同盟之成，所以易如反掌也。

三國同盟之條件，雖今尙秘而未宣，莫由揣測。然其要旨，大概互相要誓，同心戮力，以確保三國新造之基，且藉其連衡之勢，殲滅國內革命自由之運動，而維繫國權於不墜。此卽三國之干涉政策，所以麗國權主義而俄然勃興之一大原因也。

英國於此，方勞勞於保持殖民政策。如於千八百二十四年，取有海峽之殖民。千八百四十二年，劫得香港。千八百五十七年，直轄印度。千八百七十八年，略埃及之實權。千八百八十一年，容認南非屬地之自治，後遂歸其版圖。千八百七十四年，擴張與洲屬地。迨千九百年，容認與洲本部之聯邦等，皆其最著者也。際茲前後，意德法美諸國，亦斤斤焉遍尋屬土云。

施行干涉主義之德國，既戰勝自由主義之法蘭西，歐洲交際，惟其馬首是瞻，舉左右內治外交

普法戰爭及德意志建國第十五

八八

會盟征伐之實權，盡歸其手。風聲遐布，致意奧兩國，亦爲干涉主義所薰陶。彼又利用賠款之一部，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及千八百七十三年，改幣制爲金本位。影響所及，遂使金價昂騰，物值暴落，各種事業，過於繁昌，生產剩餘，突焉山積。而所謂工業上之恐慌，於以呈露焉。特戰時之殘局，尙未收拾，外邦貨物，大有鱗比輸入之勢。於是爲謀國外銷路之擴張，制他邦貨物之輸入，用以維持國內之農工各業，故聽從歷史派之說，以力復保護貿易政策。因於千八百九十七年，採行保護關稅制，一廢從來之自由主義焉。而意國於千八百七十八年，法國於千八百八十一年，比利時於千八百八十七年，皆增加關稅之律，抵制外品，於自國產業，實行保護，遂開關稅戰爭之端。例如千八百八十一年，美法及義法之關稅戰爭，千八百八十五年德比之關稅戰爭，自千八百九十六年及九十四年俄德之關稅戰爭，皆其最著者也。其尤甚者，自千八百七十六年以來，德法蘭比奧俄各國，奮勇竭力，互相競爭。而獎勵糖餉輸出之保護政策，遂與關稅戰爭並稱爲保護干涉主義之極弊云。

保護政策湍激雲擾，列國工業，全以人力經營。規模宏開，資財山積，運用巨大機器者，日益增繁。

藉物力以代人功。生產之量既多，壯丁之需要復減，通功分業之事日興月盛，而老妻弱女之傭役者亦實繁有徒。勞金下落，失業甚多，勞動問題，遂因之而起者，實亦當然之結果也。

加以國家權力之擴張，助長教育衛生經濟之行政，與軍備屬土之推廣，同爲激增國費之媒。財源遂由直接稅主義，一變而爲消費稅主義。於消費等物，均設定有課稅專售之制焉。齊民負荷突然增重。勞力者之生計，日益艱難。而社會問題，已早成爲實行問題矣。顧舊社會主義，原爲反抗自由主義而起，所建主義，以流於過激，不免爲世人所擯斥。今以激於保護干涉政策之影響，乃不得不變形貌而煥然勃興焉。

於是社會主義，乃假種種之形式，以發其端。融和調劑，煞費苦衷。欲使國家主義之保護政策，與社會主義相並立，則爲國家社會主義；欲使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融合，則爲自由社會改良說；欲使宗教與社會主義相調和，則爲宗教社會改良主義。此外別有奧大利學派之社會改良說，發皇於奧美二邦。此等學說，爲欲別於舊社會主義也，加以社會改良說，或社會政策主義之名稱。攷其實質間之重要差異，則舊社會主義，以廢止私有財產爲主旨，至社會政策主義，則仍

國家社會主義第十六

九〇

欲其制度。除此而外，其旨同態合，一致進行者，殆亦匪鮮。然社會政策主義，乃當代盛行之學說。論據及政策皆具特性。不佞謹於次章撮其大要而敘述之。

國家社會主義第十六

國家社會主義之名稱，乃創見於德國法理學者阿雲斯氏。彼為區別奧文謝蒙等之理想小己社會主義。而加馬克司殷格司之一派民主國家社會主義以此名稱也。今則指瓦固那謝茂如氏等之社會主義而用之。瓦謝二氏為社會政策學會之一員，主張現在國家之保護干涉政策，而觀法於歷史，取義於保守者也。

德意志既完全統一，而建設新帝國也，於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由大學教授勞遂爾殷格司霍代蒲蘭靈喀謝茂如瓦固那蒲雲德腦氏等之唱議，集舉國經濟學家及報界於阿尊那提社會諸疑問，而為學理之鑽研，因其議決，乃於翌年，設立社會政策學會，是為德國新社會改良主義之發祥地焉。此會之設立，以大學教授為之主，故有講壇社會主義之稱。今也列國社會疑問，日益加繁，而此派遂有左右列邦思潮之威力。又與德國千八百九十一年所設立之社會改良學

會，以務爲實地施行者，同予以莫大貢獻云。

此會學者，中分二派；一稱國家社會主義，一稱自助社會主義，又單稱社會改良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唱始於白爾秋，而完成於瓦固那。屬於此派者，如格爾若、枚雅謝茂、如孔恩等氏是也。此外爲之護援者，則有畢士馬克、公及加尼茲伯爲之實地運施者，則有杜德皆其著名者也。

此派所標社會主義之界說，大抵以社會內部，貧富相形，產物分配，利害不均，無產階級，品質夷淪。所謂社會政策者，卽調和此相反之利害，改善不良之品質，而蘄一羣衆生，同臻勝域者也。且証以史蹟，無論何時，必建統馭者一人，整理棼若無倫之民生狀態，剔抉而爬梳之，與以秩然之紀律。故主此政策者，僅限於國家。藉國家立法行政之權力，見諸實行。此派所主，蓋如是焉而已矣。（瓦固那爲尤著）是派之所主張，雖或流於強硬，或歸於和柔，紛紜議論，百出其途。至其憑藉史蹟，認私有財產制度，及建邦立國之事，爲人生正當行爲，藉國家權力，調和各階級不平之爭。凡經濟及社會上之地位，爲合羣所認爲正當者，則爲人人保持之，以着手於社會之改善。此

固多數一致者也。茲其所以稱爲歷史國家社會主義歟？

顧國家社會主義，與其謂爲社會主義之一種，毋寧謂爲廣汎國家主義之一種也。何則，此主義之本旨，根於歷史立理國家說，國家含靈秉氣之人類所創造，而具有生機者也。其利其害，爲一羣之所公，而超然於一階一級一黨一派之利害以上。凡其所爲，皆配義與道，而衷於乾坤之正氣。小已必依賴國家，始克達所蘄求，遂其人倫之生活。推其旨意，不過擴張國家集權之範圍，於放任職分而外，許其有廣汎之干涉職分。既加繁殖產業，啟發文化，保護貿易，諸項於其中，復舉社會政策，同視爲國家職分之一部。於是而謂爲廣汎國家主義之一種，誰曰不宜？

唯其如此也，故其所主張之範圍，應形廣漠，而非限於狹義之社會改良主義。今摘舉其要求之要項如左：

- 一，私有財產制度全爲史蹟所遺留，故致力保存，以限制自由競爭。
- 二，國家之職，本無限制，廣爲擴張，俾符合乎正義。
- 三，銀行鑛山運輸交通等業，可特由私人之手還歸國家經營。

四，貨幣的資本爲交易經濟組織之特色，可限制於其權勢。行險徼幸之營利諸業，特加以嚴重之限制。

五，關於保護勞力之徒，及扶持貧而無資之子皆藉國家立法行政之力實行之。

六，保護干涉之策，凡爲維持小農及中等社會所必要者皆得行之。

七，保護幼稚之工業，並恢復衰頹之農業。

八，於課稅制度之中合帶社會政策，及產業保護主義之性質，

要之，社會主義，乃恢復曩者國權擴張主義，而保守之，以廣義解釋此階彼級之爭，凡加特別產業以保衛收特種產業爲口有者，皆不外爲調和階級互爭時所率由之途徑。將保護貿易主義，社會政策，巧爲聯合。彼既由歷史派而來而又隸於社會主義者白爾秋氏之門牆焉。顧保護貿易主義，乃資本家及大營業家之利益，而社會政策乃勞動者及貧而無產者之利益也。雜集兩者，合冶於一鑪，鍛鍊消融，獨創一格，原屬羸雜無理之事。雖一時得宰輔畢士麥公之援助，或有見諸實行者。及至於今，其威勢已不如昔日之煊赫，見諸政界者，僅爲貴冑保守黨及農

黨所宗尚，至於人心學術間，其勢力則有遞嬗遞滅之勢焉。

社會改良主義第十七

社會改良主義，及前章之國家社會改良主義，同爲德國社會政策學會之所唱，雖因分類之便，稱爲自助之社會改良主義，而實則不過義意縮小之社會改良主義也。何則以他國之社會政策，及社會改良主義，無不包涵此義故也。

德國之社會改良主義，卽自助之社會政策主義，爲蒲雲德腦畢幼霞會宿吳靈伯老靈門氏等所唱導，而宗教社會主義亦多有屬之者。

社會改良主義，以爲社會之克臻樂境，乃在羣流之利害相劑相調，合爲一致。凡今社會制度中，所有相反之利害，務使調和融貫，俾各安其所。凡在無害合羣公益之界中，見有背戾調和者，既可制限其勢力，又可改善其品形。此其方策，皆彼等所宗者也。欲以國家之保護干涉，排解此等難關，往往失諸公正，抑或覺其過當焉。不獨有害羣流之調和，而益其爭端，且以一己之自覺，施之，視藉他人之力以行者，其事愈重而其效愈及焉。故解決此案，務宜由人人協同自助之精

神，創造互相締合之社會，藉此社會羣力，以觀摩運行焉，則庶乎其可矣。

然則國家權力，將施諸何事，運於何時歟？此派於是，雖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而然其旨投意合，謂有可容國家干涉之餘地者有三：卽人類自私之情，得諸賦界，用之不當，其終爲也將害及一羣之公益。國家於此，可限制其自由運施；一也。資本主義及自由競爭，雖爲發展社會生計所必要，然稍越其界，則其勢必頹。國家於此，可以酌加干涉；二也。決定所得分配，有不得其公，平國家於此，則務宜變通其方法，或加以限制焉；三也。然彼亦非謂必需國權之處理也，不過謂容有干涉之餘地而已。此殆其衆口同聲者歟？

至宗教社會改良主義所主張，認社會羣流常相反之狀態，固與一切社會政策主義相同者也。其所異者，唯其取爲最終之方法，以調和社會相反之狀態者，在使教會爲統馭人羣之主而已。然彼亦以國家本然之性質，僅於保衛共同利益必需干涉之時，始能限制小己之生計行動。施國權於社會政策，惟對於放任小己之自治自助，而難於施運咸宜者，乃形其當耳。其所主張之大體，與自助社會改良主義之系統，至爲近似。此派之元祖爲舊教模戴若祭司。今也新教舊教

分爲二派，如塞梯嘉加海爾曼格靈等氏，則屬於新教派焉。此外如法瑞比英諸國宗教社會改良派亦實繁有徒云。

所謂社會政策派者，如此。其中支分派別，人各不同。論異其所據，政異其所施，故於其實施之方策，欲提要鉤元，窺其端緒，不可得也。不佞謹搜羅此派著作中所標之意見，而集其大成。爲避其重複，乃就哈浩撒氏所列舉於近世社會主義篇者，爲叙其要概焉。

社會改良政策綱領：

(第一) 憲法事項之改良：

(一) 皆施行普通選舉制。

(二) 擴張選舉權俾及於婦人。

(第二) 生計政策之改良：

一、關於勤動及勞動者：

(甲) 勞力之改善，即改良專門教育，及國民教育制度。

(乙)官公勞動統計及情形之調查。

(丙)設立特別勞動局。

(丁)制定限制婦女幼工勞動法。

(戊)設定勞力者保護法。休息日及最高勤勞時刻等特須加入。

(己)國家強制保險。對於死傷老衰廢者。

(庚)營業及工場裁判所，使代表勞力者及僱主。

(辛)特別官吏之監督工場。

(壬)勞力者之締合全然自由。

(癸)設立受監督之強制職業聯合會，(是乃少數社會政策家所主持者)

二 關於資本及置地土地所有權：

(甲)改造襲產法。有堅持於傍系襲產時，認國家有襲產權之主張者，亦多有持全廢私人襲產權之意見者。

社會改良主義第十七

九八

(乙)防止兼併土地之農業政策。此策於中下農民階級有充分保護之必要。

(丙)改變私有財產權於終身。(是爲福來白爾之意見)

三 關於交易：

(甲)決定價格表。(不贊同者頗多)

(乙)防制有害公衆之價格同盟。

(丙)便利貧流之貯蓄及消費信用。

(丁)低廉或便利交通之機關。

四 關於國民所得之分配。

(甲)勞金表。不得低給及高索。

(乙)制定最低之賃率。若因事業收益過少，而不能拂者，則國家或自治體補助之，或一時自備之，此其條件也。

(丙)暴利限制法。防不正事業之利潤。

(丁)以法律強制勞力者參加冒險營業。

(戊)改良救貧制度。高其保護額，且解去失品喪名之條件。

(己)保障失業者。

a 失業強制保險，其有阻碍難行者則採用他法。即

b 設定地方勞動所。

c 國家及自治體臨時備役。——但自治體備役失業者所勤之事務，由自治體之經濟性質及地方各種情形定之。

無論如何不可役之於清道除污等事務，以其全無着性也。而於特別職業之事務，無論何類，亦不可與以保障之權利。

(庚)務為失業者另籌收入，使失業不再增加。(按格氏之意見)

(辛)凡立法有改地稅及資本利潤，由此級人民移於彼級人民之事，須避之。以國費償贖質務，雖為農民側之所希望，然必力避之。

五 關於消費

(甲)貧民中之困於擇居者，以居住法補助之。且藉此法使自治體任改良勞力者居住制度之責。改正自治體之選舉權，使市中貧民勢力之及於市政者，較昔為強。設衛生委員，及國家檢察居住官，以監視執行居住法。又時常使自治體建築租借居室，因此而委自治體以有利之公用徵收權。

六 關於人口增加

(甲)移民外國 特別的大其規模，而以俄國南亞細亞等地為目的。或有社會改良家說：以武力掠取俄國及小亞細亞亦可。故殷鳩氏關於此等移民以為德國必更須採用重大之社會政策，因而行第二之救貧法焉。

(乙)逐密就疎 此法之主要，在逐通都大邑及工業區域之密集人民，散諸地方。又以全廢農業關稅及農稅為得土地財產之方法。因而使萬邑千村之地，都歸公賣。（殷鳩氏）於此不但防止以土地乘機竊利而已。政府會計官入於買賣產業者之

間，且以干涉對於新農民財產投資爲必要。

(丙)至限制人口策，須證明確實之收入，及依法定最低之婚齡，以節制其婚嫁。古昔警察所提示之違者科罰方法，皆爲近世社會政策所廢棄。

第三財政政策之改良

- 一 累進的所得稅。
- 二 累進的襲產稅。
- 三 消費稅中增重貧民之負荷，且凡不得援衛生及道德之理由以掩護者，須一律廢止。
- 四 改良公傭。
- 五 擴張自治體的企業機關，以開改良社會之財源。(火災，及生命保險，不動產信用機關，公立藥種業，乘車業，及自治體廣告板等)
- 六 城市地之增價稅。行此稅制之法，先算定土地價，築室價，及最後售讓之際，核定其價額，並計其前後所費之資，而由其所增之價減去之。

社會改良主義第十七

二〇二

第四勞動自由組織的政策

- 一 決定勞金問題之職工聯合會。
- 二 藉設立自由救助金庫，（無國家強制保險之際）為老病殘疾等保險。
- 三 設消費組合，不獨以之為廉購日用品的機關，且為節儉生計法之訓練所。
- 四 設立生產組合，及勞力者入股公司。
- 五 傭主之公益施設。例如設立均分利益勞力者委員會，勞力者居室所建築，及育嬰堂，工場醫院，工場學校，給食所，浴堂等之種種愉樂機關。
- 六 設公益工程公司，建築勞力者居室，使廉其價格而正其結構。
- 七 界勞力者子女以家政教育。
- 八 設勞力者教育會，附置講堂，病室，宣講所，讀書室等。

（以上八項為海古拿氏之提案）

國民的宗教與道德之刷新，無論自由主義家，保守主義家，宗教主義家，皆視為重要。惟使

自由主義之社會改革家，開闢此等改善途徑，乃爲最困難之舉。例如使富流品行趨歸道德，廢去放僻邪侈之奢靡，使一切行爲不待告教而自衷於人道。使學校教育及倫理與國民教育，互相協贊，底於完美。使愛國心性，及道德志念，日進彌高，凡屬此類，爲尤難焉。至於保守主義之社會改良家，則惟黜知塞明，以愚黔首。使對於警官，傭主，軍長，僅知俯首下心，忸忸倪倪。其最易開闢刷新道德之途者，莫宗教社會改良家若。似彼等持信教之誠，讓遜之德，與夫兼愛利人之行，素諗解決社會問題之有效的方法也。

社會改良問題之討論，及政策之實施，德國而外，亦頗盛行其風。然其所趨，多依自由改革之策。如英德法美奧諸國之自由勤勞聯合會，日新月盛，尤可驚怖者也。

蒲布德腦氏勞動聯合會之界說，曰：勞動聯合會者，乃服役同業之人，以本能自助，相爲締結之會也。當其結勤勞契約也，則以保護會員之利益爲主旨；當其失業也，則以籌其救濟之方爲務。其會盛行於英，德次之，美奧意比諸國又次之。其所抱之目的雖如蒲氏所云，而就其實際，則是隱備同盟罷工之舉。強要與會，張皇其勢，藉以養成爭鬪之機者，其數爲多。至德奧諸邦，其主

社會改良主義第十七

一〇四

張過激，如所謂遜底加主義者（Syndicalism）憑其臆想，以造成合力生財之勤勞國，不盡奪資本家之事業於其手不止者，則又鮮矣。

列國之形勢既如此，而國際間新奇變動，因之又起。千八百八十九年，既設國際勞動局於瑞西 巴撒爾。雖爲私立，然其支部殆遍布於德英法意奧比美諸重要之邦，交相研究，貢獻頗多。此則其永立之機關也。至千八百九十年，更採文明各國政府所主張，開國際勞動會議於柏林。如期而集者十五國。其後於千八百九十七年開議於比利時布魯色府（Brussels。）其決定勞動問題之規定，已傳報各國，方資實行普及云。

社會政策派中之最關重要者爲自由主義之社會改良派，不佞於此，謹評數言於左。

自由社會改良主義，其立論之本，與政策之方，大都皆得其正鵠。其最可稱道者，則在於社會國家之界，劃然判分。彼輩意見以爲人類經濟各自孤立，終必難抗拒天行。必也相依相輔，集爲大羣，始克以人爲之功，左右自然之天演，以進於治化無疆之庥。此史蹟昭著，人無間然。且足表明社會之成，必以人類經濟之關係爲主。由此社會觀念推而演之，則由經濟關係而成之社會。與

由政治關係爲主而成之國家，攸分畛域，畫若鴻溝。故社會之範圍，與國家之境界，非必一致。社會之連絡，果確爲生計所關，則其範圍直可超越國家境界以外。而一國之內，苟因所業之流，各有同異，則從職而分可於同一國中，成立萬殊之社會。此流彼派，判然各殊。卽爲社會之階級。苟此不同階級，於財產及所得之分配，不得其宜，則羸絀相形，利害生焉。利害相感，衝突起焉。卽不然，財產所得，分配均平，然無間何流，皆有所桎。旣因其職業之有以異也，乃貴己賤人。於同流之業，重若珍奇，於流異之職，視如敝屣。此固人情所同然者。故流桎之執，與夫分配之殊，相形愈顯，相競愈張。以其各自相競也，故害及調和之機，弱其締合之力，人治不彰，天行乃酷。重重拘桎，聽命於自然，甚非所以謀生計之恢張也。故爲社會之全局計，不得不芟夷此相競之根。論思銜按，愈推愈明，此其立論之有當者一也。然此特以國內之生計爲主，社會之連結，可遠張其範圍於國外。此其所以不以國內之政策爲滿足，必更推而廣之，以討論國際間之社會改良政策也。如變更勞動條件，如救濟失業制度，如設定資本稅，如使勤勞聯合會之運畫日起有功等項，僅行於國內社會。今者國際之交，關係日密，使不逐漸講求，進籌夫國際社會改良之策，微特終不能

達社會改良之蘄嚮也，且阻害橫生，而爲其進行之梗焉。是國際社會改良之研究，常隨國際生計關係之擴張，而愈形其重要。此其用意之有當者二也。彼於運籌政策之頃，卽先以資本主義，及自由競爭，與夫自營自利之私情，爲生計舒張之樞紐。其刷新社會之原則，採自由主義，特排斥保護貿易，而杜絕其緣，是卽其異於國家社會主義之所，而思理層接，整然有條者也。此其策畫之有當者三也。且彼以壟斷一切爲羣流競鬥之厲階，壟斷愈行，則階級之競鬥愈甚。欲除私人壟斷之弊，而遂歸國家及自治體之公營，固一見而知其與自由主義相齟齬。特彼等以壟斷之事，爲二三小己之自由，且認爲自由競爭之仇敵，故以爲廢除壟斷，一歸公營，絕非與自由主義相矛盾，而却能恢復自由競爭，底於圓滿焉。此亦其有當一理者四也。

以上所陳，乃不佞贊同社會改良主義之大要。顧細按其坐言之條，以籌夫起行之策，則有未易令人首肯者。事體之緩急難易，顯異其程，誠欲實施無間何國，終必期之以漸而已。不佞之所爲彼等遺恨者，卽通覽條呈，不禁有經綸薄弱之感是也。彼所懷之本旨，在補綴現行制度之缺，固有不得已之苦衷。特類似事項，存於此外者，尙不知其凡幾。推尋其實，卽政策之界

域，亦有所未明，此其第一缺憾也。次則施行是策，而生產技術不能隨之精進，是乃危險之道。所謂變更勤勞之條件，所謂限制弱婦稚女之服勞，所謂設備各種教育及愉樂之公所，所謂支給保險金，及企業生產費，有不隨之增益者乎。至蒲雲德腦氏謂縮短勤勞時刻，反令生產之力增多，其所援証之表，乃就限定之時與部分之事以爲言，殊不悟其他之反對証據，紛然百出於其間，又不思機力人力之工業，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而時刻勞金制之於產額勞金制，其相去又不能以寸也。立論之基，不當孰甚。欲以不穩健之保證，市其安心，殊爲未足。故乃起而唱議，欲制定保護國際勞力者之法焉。設不察一國生產技術之精進與否，漫然自施其政策，則生產之費徒增，而產額仍舊。或於外國市場之競爭，自形退敗，所創之業，勢已告衰。其終也勤勞失所。勞金低廉，凡百弊端，逕然駢見。致使各流之爭，愈加激烈，險孰甚耶！此其第二缺憾也。三則施行是策，而資本總額不能隨之增加，是亦危險之道。生產技術之精進，必由資本勞力之增多也，不待贅言已。若勞力因保護法之故，比於勞金，不增其量，則其法惟有出於增益資本之一途。今資本依然，絕無增積，而其貯蓄，反因設備勤勞保護及課稅等事，而愈形低減。果有此弊歟？則勞力之用，

不得盡充其量矣。茲以德爲例，依學者之所計，德國投於鑛工等業之資本，比較勞力者之人數，一日適當千四百「馬克」之多。由此可知勞力者之從事職務，於勞金資本而外，不可不集有舉行大事之資本。苟資財銷散，卽爲致勞力者失業之厲階。此不佞所以憂資本總額不隨保險而增加者之甚爲危險也。四則政策之實施，必隨事勢之緩急而撰定其先後。凡策行而生產之費如故。於資本之增亦無所碍者，乃先擇而施之。他則需其時日，施之以漸。此不佞所敢斷言者也。如減廢消費稅，低減住宅費，及生養費等政策。先爲實行。至如變更勤勞條件等事，則待其後而施焉，是矣。其五則社會改良之策，固不可不施及多數貧民之全體。然其事實，有不能概然者。故惟有舍其他級，而趨重於工廠勞力者焉。依會霸之綜計，則德國之貧而無資者，其數達及總人口三分之二。今以之爲五分之一，固無所誤。然完全受庇於保護法者，其數綦鮮。（約二百二十萬人）至如勤勞時間，休息日，及禁止夜工之制，雖於工廠而外，並家室工業，商鋪工業，可援用者頗多。然其餘之保護制度，能適用於此輩者則蓋寡，矧能及於小學教員，下級屬吏，室外勞力者，交通機關勞力者，及農佃等流者哉？於貧無資產之中，僅保護其三五勞力之徒，此外則概

爲保護所不及。或及焉而託庇之蔭不周其身。及其終也，損益利害，失其調和，相激相搏，浸釀成爭競之因矣。其六則運布此策之頃，亦必視社會之文化道德。其隆替之度爲何如？自由改良主義之本旨，專恃人人有先見，有良知，有公德心，始克奏效。卽施行干涉主義，亦必以人之自助自克爲精神。而此精神之要素，必因其羣文化道德之程度而顯有高下，固無論已。今若施勤勞保護之渥遇，澤及怠忽無識之徒，則人口之加，忽焉過庶，而受勞金鐵案，在之左右。再欲增施庇蔭，及於窮迫者之身，庇者彌多，託庇者彌衆。茫無涯際，殆勢所必至者也。此外如勞動聯合會，雖本爲自營自輔所締合。若攷其實弊，不特強要與會，以盛張階級競鬥之力也；甚或憑理爲推，流於過激。欲達其的，出於暴行。如斯流弊，寧能保其必無耶？此其七也。且羣流之爭，既起於所業之異，流枯益深，習爲天性，任施何方，欲其拔本塞源，終難得已。故職業之種類益增，階級之流品益隳。階級之中，復生階級，亦屬意中之事。所謂政策，不過於彼此感情之間，少調和其激烈之爭，歸於緩和而已矣。至欲見諸實行，非社會之文化道德，湛然日隆，優游浸潤。施之以漸，殆無望焉。此其八也。

奧大利學派，發端於梅格，即於千八百七十一年著國民計學原理者也。而巴靈爾（一八八九年著資本及本利論）吳易撒撒格思威立鮑氏等，輝光之英國之耶方斯馬沙，意國之柯色，法國之蒲魯克，美國之克若克安德黎伯當氏等，與之相應，遂擁成學術上之雄鎮焉。

此派先以為歷史與學理，屹然獨立，各有其基，不相混涉，而痛詆德國固守陳蹟之歷史派。其言學理，又不似英國舊學派永久游移而不定。以為社會新象，隨生計之發展而生，而新象呈露，即生新理於其中。其研究經濟學之方，直主張以內籀與外籀並用。至其所說，概歸學理，而論法所衷，獨基於外籀。此其所以又稱為外籀派者也。其於學理也，以價值及價格論為主，頗類於英耶方斯最終效用說，而尤以巴靈爾氏之限界利用說為最著名焉。此其特色一也。次則此派推理，多依數學以說明，卻與耶方斯之依賴心理學者遙遙相對。故又以數學派見稱。此等風氣，盛行於英美學者間。此其特色二也。其餘之特色，則在其主持社會政策。其所謂社會政策，獨以自由自助為根本，故就其經濟觀念全體以言，又可謂其近於自由主義云。

李師之國民經濟主義，乃以歷史之土地民族爲封圻者，既於十九世紀中發揮揚摧，羌無遺蘊矣。歐陸諸國，墨守此主義者，多統一渙散民族，醉心於致富之方。富力既豐，奔騰橫溢，生計範圍，遂思延及國外。英國於此，早衝破褊狹之國民經濟主義，專取海外發展政策，增加屬地，生計擴張，遂範圍世界，而無所不包焉。美擁天然無盡之富源，迨南北戰爭而後，物力豐富，四溢而之，至一躍而於歐市爭販路矣。大勢如斯，致令歐洲世界，覘其舊態，人民之耳目心思，於焉丕變。國民經濟主義之運衰，而範圍廣大之國際經濟，遂起而開中天之景運矣。

當此之時，連貫東西經濟絡脈之重大事件，軒然突起。其事維何？卽二十世紀初開之日俄戰爭，是已。

日本自千八百六十八年以後，生計潮流，始與泰西相接觸。爾後乃長足闊步，兼程併馳。於千八百九十五年，經清日之戰，遂嶄然見其頭角。顧其終也，僅可謂於東亞經濟與以變機，至東西兩洋間之生計，尙未顯生其變化。而千九百五年日俄之戰，遂全異其趣焉。

日俄戰局，雖限於亞東，至兩方所耗各約二十億之戰費，幾舉其全部仰給於泰西之資財。西邦

富力，充溢橫流，遂藉此役之名，開其消費之途於東亞。易辭言之，日俄之爭，實即歐美富力侵入東亞之爭也。此不佞所以稱日俄戰役爲東西經濟之關鍵也。

且日俄之戰，徵特融通東西經濟之絡脈，推其結果，即泰西經濟之局，亦顯然受其影響。即一則東西泉市（Money Market，日譯金融）一氣貫通；二則俄國在歐洲列強之間，國位變化；其三則風雲變態，世界經濟之思潮，亦咸感其震撼；是也。

日俄戰爭以前，歐洲外交，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屹然對峙。觀於其隱，實則德國氣力方新，其維繫列國權力之平衡者，惟依恃強俄。陰與頡頏之力。故巴爾幹問題，於柏林會議而還，仍獲繼其和平之局。迨是役一興，彈丸倭邦，起問大俄國鼎之輕重。於千九百五年八月，恢復英日舊盟，而俄於是年十月，謀定法俄德掣肘之約，莫告成功。龐大之俄，雖未爲戰費所累，然而國民奮起要求權利之舉，其燄滋長。是年十一月間，芬蘭之革軍既起，各地之擾亂繼之。加以各工罷業之風，所在猖獗。倉皇之頃，復來風聲鶴唳之驚。於千九百六年，感應民情，開設國會。乃忽焉罷免，頒布新選舉法，改造國會，縮其權限，爲備諮詢之所。專制君權，完全恢復。然國政動搖，頻年不絕，染指

中歐之餘力，蕩然無存。於是列強權力，漸失均平之衡。新德氣勢，有如旭日昇騰。法國無親，陷於孤立，其得維繫於不墜者，僅賴英倫之隱懷善意而已。土耳其爲德人所籠絡，俄族巴爾幹諸邦，亦生搖動。德乘此機，不特欲殺英國霸權，大興海軍已也。且復熱三國舊盟，而慫恿意奧兩國，亦謀海軍之擴張。更聯絡土耳其，使新建海軍，以遙成犄角之勢。奧於千九百九年之併吞土屬二州也。彼爲之策應；意於千九百十一年之占領土屬陞包里也。彼爲之默許焉。揣其用意，前者在舞弄俄國外交，後者在威嚇法國之靡非政策，然俄則吞恨屈從，法則聲言因茅羅哥條約，而出守中立之態度。與此先後者，有茅羅哥之役，乃德欲以挑激法蘭西者也。卒賴法之泉市力，與英相聲言應援之故，德乃自行退讓，而倖免事端焉。此實日俄戰後之形勢也。

中歐列強，其權力之均衡，破壞如此。而與德同盟之意奧，亦公然肆其運籌。無論土耳其之國運如何式微，而均爲俄法鞭長所莫及，英國亦以自顧不暇，而袖手觀望焉。巴爾幹所餘諸小邦，尙未識鹿死誰手。設不自奮起，以締結一大經濟，則其終也，必與前二州同歸於亡也明矣。此千九百十二年之秋，巴爾幹三小國，所以互相蹶起，對土宣言，欲與希臘同與於獨立戰爭焉。歐洲土

耳其日蹙日削，殆盡滅亡。今也戰後餘局，雖不能全然收拾，然其勝利，乃出於德奧意料之外，而符於英俄所期。權力平衡，稍稍恢復，國際平和之局，宜若可期焉。巴爾幹戰後之餘芬，雖尙未熄，然其終局，必歸互相和結，以締成巴爾幹之聯合團。此團如能創成，則歐陸緊迫之風雲，必能全為掃撥，而列國間所餘之疑案，僅經濟事業，及人民之生活問題而已。關於此端，萬國共通事項中如泉市，物價，勤勞等，尤為重要的問題，故討論國際經濟政策諸事，遂駸駸焉日覺為切要之圖也歟？

日俄戰役，實為融通東西泉市之期。此役戰費，俄國既賴德法之資，日本亦仰給於英法美德之助。且不僅戰費之供給也，即兩國戰後之經營，仰歐美之資者，亦居其泰半。借金之兌易，利子之歸納，又往往使泉市之融通益形複疊。東西金銀之關，既遭扁脫，歐米厚挾資財者流，益垂涎投資東亞之有利，遂愈向中國暹羅斐律賓諸邦傾注焉。而中國自革命以來，如各省借款，及最近五國借款之事，其尤顯著者也。自今以往，泰西泉市，與亞東經濟通融聯絡，將不知其底於何極，此可預卜者也。世界泉市政策，必別開生面於二十世紀也。殆決然無疑云。

繼世界泉市而繁昌者，其世界交通之進步乎？日本自戰勝以來，私設鐵道，既移歸國有，而又企圖南滿鐵道，及朝鮮鐵道之連絡。至客歲（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一月）安奉路線一開，而北滿長春及首都東京間之絡脈，幾成常山蛇勢。經長春、哈爾濱達於俄土，而歐亞陸上之交通亦於焉蔽事。更開敦賀、浦鹽間之航路，以補充之。歐米之間，能增加定期之航，而海上之交通完達。最近更於奧洲航路，懸重賞以求勇夫焉。是皆日俄戰役所及影響之一也。海陸交通，周環世界，既如此。果明歲中美巴拿馬運河開航，則東西之海上交通，更加迅速。兩陸經濟愈形密接，其將顯有重大之變化生歟？推其終局，寧非世界經濟之進發哉？

世界經濟之大勢，其日新月盛，最足令人驚訝者，歐米諸邦實較東亞為尤甚。

歐美之交通泉市及社會之生活，其貫通聯絡，日進於無疆之休，實以自十九世紀之季世至二十世紀之今日為最著。海底電綫之設，無綫電報之交換，連綴全球。來往海洋間之巨舶，前古無倫。乘風破浪，如履大陸。最近之航空機器，果能達所蘄求，則交通之將如何變化，殆難豫測。至歐米泉市，其輻輳倫敦一隅之金力，其權威固尚依舊。而紐約、柏林乃一新其象，變為泉市之中心。

至巴黎一市，尤爲中心之中心焉。四大都有價証券之交易，於各邦旅邸之間，坐相呼應。列邦國內所勃興之工業股票，亦與各國債券同轉流於外人之手。歐米各市場之泉市，其融通聯綴，殆無內外之殊焉。

泉市既周流於世界，資財乃內外流通，輾轉交錯。於是工業因之，亦失脫一族一邦之封圻。使各國之保護關稅，全失其意趣。英德美之鋼鐵工業，代理之局，遍周世界。英美之煤油工業，油槽之設，全布五洲。而訶克社之旅行設備，勃爾曼公司之車輛運輸，亦隨海陸之連接而起，皆足促天下一家之理想，著著進行焉。

世界經濟，其脈絡感通，利害關切，如此。故一國豐贏，萬邦所慶；一邑凶歉，萬方所嗟。人人相爲，是爲生養所必需。國國相爲，是爲交利之大道。此等信根，今乃漸與世人之思想相結合焉。是安得不起而籌世界經濟政策耶？

萬國協議，開會頻頻。如郵政電報會議，船舶會議，社會政策會議，貨幣會議，券引法會議，糖業會議，紡績會議，統計會議等，皆是已。其協議數次者，爲糖業會議，限制各國之糖業之護保。而千九

百七年之紡績會議，爲抗拒美國之壟斷棉絲業，議定凡適棉之地，皆強行種植之策，是謂之國際壟斷之當頭棒。客歲（千九百十二年）舉行第五次萬國通商會議，於議決國際經濟問題外，並討論萬國協力問題。如票券之統一，在外銀行之協助，及物價生養費之節制等事，美國加來格所唱議之平和積金協會，於千九百十一年開國際計學會議於伯恩（Bern，德國地）碩學鴻儒之與會者，凡十有二國，稱爲純全之學術會焉。於研究經濟戰爭之關係，及軍備問題而外，且提出如何促進國際生活勢力之問題。此卽極力籌畫世界經濟政策之一證也。學說雖遲於事實，然如美國大學教授若蔭倩氏於千九百二年所著之世界政策卽爲學說之肇端。繼則美人鮑爾士於千九百七年著新國際主義一書，亦嶄然出現。雖有一爲政治論，一爲經濟論之殊，然於破偏狹之國拘增公同之利益，欲令各邦努力，以瞻前途之曙光者，此固二氏所翕然同歸者也。

德國學會，其討論國際經濟政策者，亦連袂而起。如霍模士曾霸盧得靈愛雲伯吳靈伯等，是已。彼等概出歷史派謝茂如氏及國家社會主義派瓦固那氏之門下。今則反對其說，以蓋爾大學

爲研究之中心，而試行其運籌焉。攷其所說，蓋以歷史研究法，爲根於德民特具之鈍性而來。若刪削謝氏書中「如斯發達」一語，則毫無遺物。今日德邦經濟學界之風氣，全捲入國家社會漩瀾之中。彼等所見，僅爲隻眼。單察勞力者之狀況，而抽爲玄論。今者真正弱者，轉在其餘方面。故經濟學於此，既須深思精攷，又須於世界大同經濟作系統的研究焉。其所討論既一任自由，不爲歷史所拘梏，而又比較推勘，以折其衷，所蘄不在富財，而在求人類生活遞進遞展，以底於世界大同之原則。其所唱論，雖乏神趣，然其着眼也，漸注及於世界經濟，君子於此，可以知時勢之所趨，其重要若何矣。

不佞於史論告終之際，謹貢一言曰，夫所謂世界一家時代，終可企及者，微特非不佞所能信，且亦非不佞之所期。何則，世界統一之事，既終不可行，且天下而定於一，寧非簡單沈鬱，興趣蕭然，而生氣銷磨，奄奄待盡者歟？然則奚若締合數大經濟，凡屬最高問題，皆於各大經濟間，互相協定。至普通問題，則一任自由競爭，相勵相勗，以期全體發達之爲利哉？今者世界經濟思想，固可謂漸露光芒。然特泰西二三重要諸國間爲然耳。至如東亞，其克造斯境與否，抑尙須以百年前

之泰西諸國爲楷模與否，皆不可知。要之關於前途遼遠之事者，斷無疑也。此蓋金最宜留意者也。

北京大學新知書社廣告

本社爲北京大學及北京教育界同人所組織，以編印教科書及各種有價值之圖書雜誌爲主要營業；以承印各種書籍由歐美日本販運書籍，經售國內有價值之圖書雜誌，代售教育用品爲附屬營業。總發行所，編譯所，印刷所，設在北京東城乾麵胡同三號，另在南池子大街設立分發行所，專售門市，一切佈置均已完備。并聘定國內專門學者數十人擔任編輯。所有印刷機器中外書籍，亦已運到，業於四月十五日正式開幕。凡關於批發印刷編輯事務，請向乾麵胡同本社接洽（電話東局三四三五），零購書籍文具請向南池子分發行所接洽（電話東局三四三四），本社志在發揚學術，傳播文化，一切售價均極低廉，倘承各界賜顧，定當無任歡迎。

北京大學新知書社謹啟

中華民國十年七月初版

經濟思潮史 高一涵譯

（每冊實售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北京大學 新知書社印刷所

發行者

北京大學 北京乾麵胡同東口 新知書社
電話東局三四三五

分售處

北京大學 北京南池子北口路西 新知書社分發行所
電話東局三四三四號
京內外各大書坊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